



ル 5
3048
22



門 儿 8
號 3001
卷 22

門 儿 8
號 2301
卷 22

門 儿 5
號 3048
卷 22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四十七

藝文五

歸莊萬家基記

崑山迎薰門之內面城南向有冢隆然者太僕府君之墓也墓之西偏有小屋故守冢隸人所居乙西城破守冢人見殺屋尋屬之他姓戊戌十二月歸子所居之室壞乃以錢十二緡贖之而遷居焉榜其室曰萬家基屋凡三楹向明而庳小南北丈有二尺東西三丈簷高六尺出入必俯躬後臨河前有庭廣二丈許與鄰家共之庭西高而東下水溝在房中雨則鄰家簷溜皆注於庭一庭之水循除入戶灑灑然從牀頭流入於河鄰家溷厠逼室西北隅聲臭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 卷四十七 藝文五

昭和九年
六月六日
購

時從牆外達於室內太史公曰人言淮陰侯葬母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視其母冢良然余嘗遊其地訪其遺跡髣髴猶在淮人至今呼爲韓侯城夫淮陰旣王楚自陳以南傳海數千里皆屬之於萬家乎何有想其歲時上冢彼萬家者羅拜於前擁衛於後可不謂榮焉余今者無一畝之宮來居於此乃自爲守冢之人耳惡用此夸大之辭爲抑聞古之賢人君子久而不朽後世聞其風者多爲之修冢墓禁採樵不必其子孫而後爲之如武王封比干之墓樂毅表王蠋之壟漢高祖爲信陵君置守冢戶是也又有因其後人而加禮於其先者如石勒修祖豫州之先墓是也先太僕文章爲一代之宗垂百年而名益彰卽子孫

不競後世右文之主或有效周武漢高之爲者況子孫猶有慕祖豫州之風者乎苟置萬家卽不可必得亦豈謂必無是事也抑思淮陰武人太史公猶責之以學道謙讓況夫文人儒者學道豈可不力乎是又在居其室者勉之而已遷居後五日己亥歲正月朔外魄太僕曾孫莊記

徐開禧代艸免漕疏記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蘇松四郡漕粟已報入倉復蒙旨減豁時專奏丐恩者海虞嚴文靖公訥其代爲艸疏以助其成者吾高祖在川府君也先是庚戌歲倭寇浙江沿海郡縣官兵至旋遁去而閩漳與甯波諸猾勾引殺掠遂無歲不闌入南至杭嘉北窺通泰及太倉上海各州邑殘破幾

編卽吾崑城幾陷復全而民之橫罹鋒鏑者十去其半矣
府君在文靖卽中旦夕蹙額以拯救維桑爲第一義於時
衆傾翔湧徧地流亾飢者仆於途悍者掠於市撫按連章
奏報未動聖聽文靖一疏遂能迴天甦民留數十萬漕米
惠濟遺黎一時官師士民歌咏文靖謂公實生我府君悉
心贊助口不言功而功莫大焉夫國有大災大難動關百
萬生命救之者有先策有正策有權策先策救未然正策
權策救已然古者伏湛韓韶趙卞洪皓輩或分俸賑鄉里
或開倉濟流民或設法收羨粟或矯令留米糧皆能流膏
吐液使人歾而生骨而肉旣以拯荒又以弭亂陰功惠心
至今饜飫人口顧此皆其身爲之也府君一貴公館賓耳

身不膺民社手不司管籥儘可從容晏言坐觀成敗卽或
有恫民艱慨然籌策一再及之而不獲從則已矣誰復有
苦心苦口淚浹於面語必欲其聽聽必欲其行書生末議
實能回天甦民如吾府君者耶先太史爲余言當日文靖
尙任宮詹府君日勸令疏救吳民文靖猶豫府君爲艸疏
橐懷袖中又精易學旦日焚香祝天課下下府君詳其義
獨云上上且云公若奏請不惟東南民更生公位行且上
陟又不果再招一瞽者揲著得升卦其易占奇中固有聲
公卿間者文靖大喜乃以所艸疏上之果蒙恩減豁漕粟
百萬公以此獲聖眷未幾超拜揆席文靖與府君道義交
謂其留心民隱通達國事旣歸田後頌府君不衰蓋有古

崑崙縣志卷四十一
人之風焉余仰繹先型幼悉其事近族伯元庚以所藏疏
稟示爾益弟手蹟如新諷其文則詞旨懇摯古名臣奏疏
不是過也余先世多樹德而此尤其大者爰記始末以附
家乘云爾

王喆生再與趙玉峯中丞辭任清田書

日者親承大教深佩老祖臺軫念敝邑土田主持釐剔治
弟輩惟代合邑窮黎額手稱頌仰體憲仁敢不悉心區畫
以圖成效半月以來卒瘁拮据寢食俱廢任事之難諒蒙
老祖臺垂鑒縣詳條例原合通邑紳衿耆里詳考舊制斟酌
酌時宜以憲限甚迫農忙在卽一面申詳上臺一面定期
開文輿情鼓動頗見踴躍昨捧憲檄具見老祖臺軫恤民

瘼講求詳慎屬縣官吏敢不遵行但其中亦有與目前事
勢多所商確者伏念老祖臺虛公明達爲地方建樹不朽
將使敝邑叢姦積弊一旦蠲除以垂數百年則壤定規真
崑民之幸千載一時倘舉事之初或機宜未協條教未妥
以致事終不成或不善虛負上憲釐剔之盛心治弟輩
與有深責故敢再陳顛末瀝敘下情以希鑒察紬繹憲指
大要以立法簡便不許擾民爲主仰見老祖臺視民如傷
之隱居敬行簡之道非大聖賢存心制事豈能如此但丈
量之舉合一邑土田而尺寸釐正之勢不能纖毫無擾於
民且一勞永逸民所甘心其駕言煩苦者皆姦豪享隱占
之利冀事不成以遂其私耳夫崑邑之丈量與他邑異他

邑向有魚鱗底冊田額科糧舊籍可按不過少有伸縮略
加增除便得釐正而崑邑則明時故冊沒於兵火 本朝
康熙初年曾造丈冊旋爲姦胥隱匿官署無存近正欲搜
檢原額書吏互相推諉云盡入姦書吳鑑之手謀去其籍
以冀遂行私弊縣中正在查詢至於十五年丈冊謬誤殘
闕十九年丈冊巧弊叢集其區圖圩總額都不符任意扭
合舛錯萬狀真令覽者氣塞此番徹底澄清若非立法周
詳委曲必仍致朦朧捏造依樣搪塞與前兩番蹊徑終無
異也憲臺意在省事恤民則寧且寢止其局俟民力稍裕
再圖舉行若念崑邑財賦之地不可無魚鱗清冊欲剔除
積弊編造成書則必不可純趨捷徑以啟草率貿亂之弊

貽害他年憲諭業戶面丈誠爲良法但業戶之田散於各
區必無分身之術若挨區召集雖累年不能竣事而佃戶
悉係鄉農書算皆所不諳責其註明圖形等項萬不可任
倘里排圖正文報不公佃戶豈能舉發從前兩番施丈佃
戶曷嘗不從弊端昭著已有成驗業戶親供嘉善已行之
法事皆師古非由臆造若云繳單追取之煩此或慮豪強
姦猾借行阻撓苟得憲示嚴切孰敢不遵且立限填繳過
期竟行入叩不準申訴仍屬便易至於懸示圩圖填註極
荒次荒等冊皆爲定則張本並非有求蠲告減之意崑邑
之宜行清丈固因步口舛錯漏丈漏號等弊尤爲糧則混
亂輕重失均旣無魚鱗舊冊原科多不可紀自康熙十五

年後姦胥蠹排任意灑派或以肥產而冒輕糧因致瘠田而歸重則如成區曠巖等圩起租俱一石五斗而完糧止三升五升通邑之人皆知不平如斯之類未可枚舉倘云不便改則則富者坐擁膏腴貧者日苦賠累清田之義何居若崑邑版荒地題請蠲免六萬餘畝當日報荒之數必盈百連坵方容造冊少者槩不準報因而真荒漏報者固多熟田冒荒者亦不少今試按版荒底冊揆號清查則肥美之產纍纍其中聞今日奉憲清丈情虛慮罪申報開墾者多有此輩皆不願是局之果行首先阻撓煽惑羣情不可不察也至於治弟輩不厭煩瑣屢次陳瀆者一則繫念桑梓日擊其經界不正貽患無窮不敢爲秦越之視一

則以老祖臺經國鉅才撫治江表不乘此時亟請救正則釐剔無時將貽後悔故敢忘嫌陳請兩月以來疊承溫諭規勸交至是以感激忘勞不辭艱瘁固知才力淺薄無足仰助高深萬一然素曾讀書自勵幸得奉教大賢之前苟竭愚誠少效尺寸庶可不負委托區區之衷諒不必矢盟曠日始見信於君子也特以敝邑人情險惡動多誹謗此舉尤犯姦豪深忌保無萋菲治弟輩引瓜李之嫌已致謝縣令不敢効力老公祖果欲遂成此舉只須責成縣令若以履畝清丈當在農隙今三春過半東作方興或且暫停從容酌妥慮善而動亦無不可惟高明裁處之憑楮不勝惶悚

附趙士麟答書讀來教字字淋漓周詳盡善正人君子舉
事豈與恒流者比任勞任怨又何恤乎浮言昨膚見偶爾
過慮後閱再詳稱係會集紳士里民酌議輿情允洽云云
即為批行矣總之兩老先生思為桑梓垂不朽之規弟擬
為地方甦無窮之困彼此皆從公起見天地鬼神鑒之崑
邑百萬生靈有公道存良心者知之遠近之人凡有見聞
者諒之百世之後瞻仰此舉者感之服之何有於目前懷
私挾姦之輩乎訪實自為重懲幸勿引嫌搗謙遜謝尚冀
兩先生力為主持襄此美舉過此以往又未之或知也時
乎時乎難得易失當此春明日麗之候民物熙熙之景勇
往一奮立見有成效者也弟將延佇
而觀其盛焉惟鑒而任之臨穎虔切

王喆生與田子綸中丞論清田書

前承垂詢敝邑清田事深佩老祖臺仁心愷摯留意地方
治弟等偕闔邑蒼黎額手稱頌但此事於敝邑有萬萬不
能中止之勢治弟於此事有萬萬不能再任之局敢因明
問畧陳梗概敝邑初舉是事在康熙十一年至十五年土

官吳鑑主撒圩領田另造約徵比簿草率朦混十餘年來
皆用之曾令留任清田漫無條紀聽各承銷漏號漏丈移
重移輕弊冊成於十九年而眾論譁然廢閣不行說者謂
崑山財賦之區錢糧三十餘萬豈可使田額糧科一無憑
準向時魚鱗信冊沒於兵火區圖總撤絕不相符豪強隱
占良善累賠弊皆由此十五年約徵計出權宜行之十餘
年而不改豈可為訓十九年之冊積弊如山富室行賄營
求豪家徇情囑託致田額多寡任意糧科輕重失均雖格
公論未遽施行而姦猾深思密算乘間伺隙以冀遂行者
匪朝伊夕令非另造清冊至公至當垂諸永久則十五年
之約徵不得廢而十九年之弊冊恐難保其不行此今日

清丈之舉勢不容緩苟身在桑梓目擊情事何敢假與民
休息之論倡何必改作之說以圖苟安而釀隱禍此所以
有萬萬不能中止之勢也康熙二十年後歷任憲臺皆知
此事之不能已以在任日淺未果舉行去冬趙公祖始發
檄講求縣令轉達憲指欲治弟等贊襄區畫治弟等自量
才菲德薄豈能勝任堅於奉辭而趙公祖遺書相強責之
以大義感之以仁心指天地鬼神以相証誓而勉之以乘
時勵志勤勤懇懇用是忘其愚陋不敢辭難避怨黽勉從
事三春以後殫智竭神輟食忘寢賴邑令虛懷延訪諸紳
士協力襄助奉行未久麤有成緒衆論翕然獨不利於里
中姦猾之輩遂造浮言以圖債事匿名粘謗甚而詬詈至

於再三治弟等固知人情惡薄萋菲百出預擬事之難成
而停丈之檄果下三月之功廢於一旦輿情惶沮莫可如
何夫刻印銷印皆秉憲裁與治弟等何與而一二小人揚
揚得計轉笑書生何所能爲治弟等雖問心無愧而亦深
悔輕率鹵莽後必不能更爲馮婦貽笑善士此所以有萬
萬不能再任之局也今遇老祖臺經綸巨手撫治江表其
必能興除利害爲地方建樹不朽仰望喁喁真同拯溺伏
願銳意更始誠心擘畫疏其事上之於 朝爲民請命簡
屬吏之廉而有才者委任之察地方之阻撓公事者寘之
重法則事無不成成無不善治弟等雖不能效一得之愚
亦當歡忻謳頌於樂成之日矣過承下問不厭絮瀆惟鑒

蘇州府志卷四十七
茹是幸

周夢顏蘇松財賦考圖說

伏惟堯舜之主在上寰宇咸進三呼之祝亦惟堯舜之主在上普天同沐一視之仁我

皇上厚德如天保民若赤蠲租之詔時頒賜復之書屢降深恩如此敢復他求獨念我

皇上愛民之政業已事事舉行我

皇上愛民之心至今猶惓惓無已用是仰遵 聖意俯伏

言情卽如蘇松兩郡沐 聖朝之愷澤者不爲不久宜無

一夫之不獲然而百姓之瘡痍至今未起者非因 昭代

之施恩不厚實以前朝之積困未除蓋小民生計不過恒

產一途若田中之所餘無幾雖蒙屢蠲屢赦之恩難以支
未蠲未赦之苦竊考蘇松之田僅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
而所出之賦竟抵天下一十三分之二苦樂不均瞭如指
掌其始也因張士誠之竊據明太祖以租額爲官糧其繼
也以萬歷後之加增有司官以耗贈而充正數甚至存備
荒之米沿爲國賦給牛車之價混入條編此賦額所以漸
重遂致民困日甚也然明祖所以加之罰者祇因其附寇
以懲一時之頑民耳原非必欲罰及後世也若以 本朝
視蘇松同是筐篚壺漿之赤子乃未革洪武之弊隱然猶
受三百年前附寇之罰此兩郡小民所以呼號迫切不覺
待澤之深也蘇松賦額 國朝悉照萬歷初年是比之於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一
宋約多十倍比之於元猶多七倍已踰舊額况考今賦役全書較之萬厯初年全書止據蘇州一府平米已多四十二萬餘石折銀已多五十一萬餘兩揆厥所由祇因初年定賦時司農誤以前朝之耗米作正米故耗外加耗而平米大增又以貴米之價算折銀故一倍兩倍而折色愈重也慨自有明加賦後兩郡之中折屋變產者不知幾千億萬鬻女賣男者不知幾千億萬歲歲欲報全完報全完者曾有何歲官官欲免參罰免參罰者竟屬何官豈官至蘇松皆無智巧民生兩郡盡屬奸頑乎實以窮黎之膏血既枯則有司之智勇俱困朝夕之饗殮不繼則連年之血比徒然耳與其仍前明之弊使醫瘡剜肉於年年何如沛

聖代之恩俾刻骨銘心於世世乎江西袁瑞南昌三府明祖亦因陳友諒而加糧與蘇松之爲張士誠者同事同情乃袁瑞二府已豁免於順治十一年三月賦額悉如元朝之舊則革除浮賦 本朝既有成例矣夫居江右者業已登諸衽席則在江左者自當予以生全今之議者或以相沿既久不便紛更然竊思今之相沿者正昔年上諭所云不可踵行之弊政也非謂紛更也伏見我皇上深仁厚澤亘古難逢每遇災荒則截漕賑濟一聞水旱則豁免地丁或統計各省以輪蠲或專就一方以加惠乃至恤刑肆赦無異解網泣罪之仁養老育嬰適符老安少懷之願普天既皆沐德蘇松寧不沾恩彼蒼旣留之三

百年以待

皇上羣黎安得不遙望三千里而拜禱 闕廷夢顏下邑
寒儒衰朽賤士久叨雨露之恩未獲涓埃之報因念蘇松
之困莫大於浮賦我 朝曠代之仁亦莫大於豁免浮賦
故敢以野老負暄之愛竊附責難陳善之私是以備考歷
朝賦額并查近代加增摘其大要彙集成編冠以 恩綸
用垂不朽倘能一日達之九重何患恩膏不及萬姓至於
錢糧細數各省互或增減每年微有異同草茅下士但能
據成書以立言無由窺見政府之冊籍其有不符之處希
統置諸原赦之條矣

周夢顏漕米加增說

蘇郡八邑秋糧載於前朝會典者共二百三萬八千三百
二十三石零內折色將半本色一半畧餘以崑山一縣言
之除白糧兵行局恤等米三萬三千石有零外漕米實九
萬八千餘石而耗米已在其中順治初年竟以九萬八千
餘石漕米爲到京之數另贈耗米正兌加四改兌加三悉
編入會計催徵遂致漕米有十三萬六千餘石而蘇松兩
府加至五六十萬餘石是時旗丁百般勒索民累不堪順
治六年巡按秦世楨題定每漕米一百石加銀五兩米五
石不許勒索永爲定例已奉 俞允無如旗丁強抗不遵
加派更甚順治十六年禮科朱紹鳳目擊民弱軍強餘費
日多又題於五米五銀外再加五銀共成五米十銀之數

舉行官收官兌之法蘇松各邑俱已奉行獨有崑邑五米十銀則另徵給軍今則編入會計自此漕米又加至十四萬三千石有奇矣夫以加三加四之耗米亦增五米十銀耗外加耗之五米亦必節颺淋踢既有編入會計之輕賈蓆木水腳十銀等銀以及行糧坐糧屯田耗贈等米而又私派糧戶筭倉淋尖等米水腳議兌等銀每石又費三四升或五六分一錢不等種種弊端日甚一日矣

周夢顏蘇松田地虧額說

往時官民田之未均也官田之賦甚重民田之價甚高小民惟畏官田之賦重故於冊籍交代之際每將一畝二畝飛派於別家惟貧民田之價高故於買賣交易之時每將

一分二分虛寫於券契積之久久冊籍之田地日多實在之田地如舊而蘇松兩郡遂有糧足田虧之患卽如崑山一縣田地佃蕩考之簿冊雖有一百十七餘萬之虛數然巨闕等區竟有將七分幾釐作一畝者實則通縣田產不過一百餘萬康熙十一年崑令董正位奉憲清丈知田數不足舊額乃縮小弓口以丈之造冊未半而止十六年各憲彙題舉崑山舊令曾榮科爲清丈知縣每弓又短二寸七分五釐名爲縮縮弓尙虧額田七萬九千八百二十六畝零仍未竟局三十六年又奉

旨清丈上憲連委府佐履畝清查將縮縮弓又復縮短尙虧額田二萬五千餘畝無人代賠是時縣令不肯以賠累

之苦情轉求撫臣入告而撫臣亦未嘗以虧額之章奏請
爲百姓豁除但於每畝田上公加二釐一毫三絲八忽一
加之後不惟虛額未除反於虛額之外更多三十五畝三
分有零夫然後撫臣覆題以爲崑山清丈已訖不惟原額
不虧反多丈增之田若干畝於是以虧作溢之冊遂達之
大部而不可復易夫以崑山小邑自十一年清丈起至四
十二年竣局此三十二年內無數承值官長多番丈量造
冊費至數萬金外者不過欲免虛額之賠耳乃虛額未除
反添虛額是誠何心崑邑如此他縣可以類推苟非 恩
綸大沛盡豁浮賦民困安能頓除哉

沈德潛蕭章辰微顯志序

我友蕭子章辰於節孝之行凡旌獎所未及郡縣志所闕
遺者彙而輯之起明初以迄於今代遠者無可徵也所收
計一州七縣地遠者弗能兼也節婦孝子共如干人烈婦
貞女並列焉非禮之經實義之正也行事務核其實而子
孫之虛譽其先者勿之敢取無溢語無泛辭也昔昌黎韓
子答崔斯立書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旣與劉
秀才往復不敢以史事自任未免信道之不篤章辰無作
史之責故未及罰惡而賞善之心如飲食日用之不能少
釋且專及於窮檐幽隱嫠婦小夫幾於湮沒無可考者其
維持名教用心有獨切矣今 天子褒崇節孝使閭巷之毗得以苦節庸行上陳而章辰

復採拾網羅以補 聖朝表揚之所不逮厥功詎小補哉
惜乎未操史筆而微顯闡幽祇及匹夫匹婦間也

王荃敬陳固陋疏

臣聞宋臣司馬光有言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
必罰是知賞罰者人主風勵天下之大柄天下知恩之不
假易而威之有必行也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於是乎徼倖
絕而官常肅伏見原任山西巡撫阿思哈者以培克爲能
事以科歛爲急公身任封疆罔識大體業蒙
聖訓煌煌賜予罷斥凡在臣工敬聆

明諭莫不歡欣悚切而各省督撫大吏從此益知警惕罔
敢任意滋擾致累地方有負委任是懲創者在一人而謹
凜者在海內茲蒙 皇上念係旗人年力方壯不令投閒就逸益見曲成之恩
覆冒同量在阿思哈效力部曹自然感知懼豈敢復生
他冀然臣猶恐庸愚無識之輩謬謂以彼其人以彼其事
甫經嚴譴又將大用則玩易之心漸起徼倖之私漸萌輒
轉希恩慢不知戒是有關於政治者實鉅且各省督撫縱
不至因此效尤但恐懲創之意稍淺他端之紛擾又起臣
愚以爲與其惜一人不如惜政體者此也臣職思獻納凡
有愚衷分應入告伏祈 俯賜裁察威克厥愛以肅吏治
否則 明降諭旨諄切指示令天下知恩之不假易而成
之終必行也則幸甚

陳桐新開引河記

環西南北千餘里溪山之水匯於太湖而東注之疏爲三江以入大海其間塘浦港漚縱橫數百內築之隄外設之閘用以節旱澇普歲功數郡民生之計莫大於此粵稽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自是厥後代有疏濬見諸名臣之奏議者宋之范文正明之周文襄海忠介其最著也我大清一統以來恭逢
列聖屢念東南勤求水利順治十一年欽奉
恩詔責成有司疏通蓄洩康熙十年
恩准大中丞馬公之奏開濬劉河吳淞故道雍正五年因劉河復塞
特旨浚治百餘年來膏腴沃衍歲收倍入而幾忘
帝力於何有矣運值

屢豐人滋生玩去口則海沙日積來源則湖淤歲增魚蕩菱洲小民圖一己之利憚勞惜費官府狃歲月之安卽以吳淞江原開丈尺按之今其存者十僅二三所幸休和翔洽無沈澹燠乾之患而夏旱秋霖輒至累旬束手吳儂病焉宮保大中丞莊公博訪周詢遴員確勘親加相度洞悉情形爰同宮保大司馬尹公悉心商酌西由湖口東迄海塘南暨黃浦北至劉河在在宜加經理而於淞婁兩江淺狹之處更宜量爲夾塘以通阻滯乾隆二十八年五月會摺具
奏荷蒙
恩允於是檄行觀察李公總司其事刊定章程委員督辦飭各該州縣地方官慎選董事分段督修明年正月興工時則漕務已竣東作未興分理之員無

不潔已奉公精明勤幹民間自董事以及業佃亦皆感頌
皇恩樂於趨事限以四旬大工克集而吳淞之夾塘在吾
崑邑之東南者開浚尤深且先期葺事焉大中丞以其導
水而赴於東也命之曰引河是河也成行見蓄洩有資旱
澇有備吳淞南北之童叟可以含哺而鼓腹矣夫為民生
而入告大臣之事也遵條約以董率有司之職也藪畚鋪
以赴功小民之分也書茲盛事以頌
聖德之無疆而紀鉅功於不朽儒生之志也用敢石以誌
之

錢大昕跋玉峯志

予先世自常熟雙鳳里徙家嘉定西鄉逮予八傳矣嘉定

本崑山地宋南渡始析為縣徵吾鄉掌故者泝而上之當
求諸崑山而宋元志乘訪尋終不可得意常恨之今春聞
袁又愷購得凌萬頃邊實玉峯志及實續志亟假歸讀之
志成於淳祐壬子續志成於咸淳壬申皆在析縣以後不
敘嘉定事然徧覽近代藏書家目錄均未之及乃知天壤
間奇祕之物固自不乏特未遇波斯不免埋沒於瓦礫耳
宋世士大夫宦成之後往往不歸故鄉而舉子亦多就寄
居求解此志所載人物如王綸劉過吳仁傑陳宗召敖陶
孫張匯趙監樂備輩皆寓公也王葆傳稱崑山自孫載登
第甲子一周而葆繼登第邑人美之今檢進士題名則孫
後王前尚有龔程龔况唐輝黃偉衛闡張德本六人殆皆

由寄居登第而不由本縣申送者乎凌萬頃字叔度景定三年進士本陽羨人其父爲顏氏壻因家焉邊實本開封人樞密直學士肅七世孫自高祖以下始居於此志旣爲其曾祖惇德立傳而續志復爲自序一篇追本得姓之始遙遙華胄敷衍千言難免汰哉叔氏之譏矣

錢大昕跋楊諫崑山郡志

崑山縣也元成宗元貞二年升爲州故履祥書有郡志之名延祐中移州治於太倉故有舊治新治之別新治今太倉州城舊治則今縣也至正中仍徙州舊治則履祥已不及見矣鐵厓序稱二十二卷今按之止六卷首尾完具豈鐵厓所見乃別本耶此書世罕傳本嘉慶丁巳十月假同

邑陳孝廉妙士所藏舊鈔本讀之歎其簡而有要爰綴數言於末

葛芝邑侯郭公墓祠記

自邑令以上以至方面大臣蒞茲土者其餘勢足以威福人其財賄足以鼓舞人弗倦或旣去且從而其子弟僚友足以呼召一世之耳目則向之吏民之屬必思所以趨走承順之不暇或又以名者貴人之所好而不可必得則復爲之立祠以致其尸祝之意蓋風俗度已徧天下而吾吳尤甚然其事恆出於一二人之私號於國中不知也久之而鳥鼠穴其中又久之夷於叢棘矣不然者遺民父老猶得過其下戟手而詈之初欲以樹嘉聲而惡名滋茂也今

山右郭侯之來崑不數月頌聲作其卒也哭泣之聲盈戶巷大葬之日執紼萬人而復爲之樹松柏創堂廡以效桐鄉吏民之意然侯既歿非有氣焰足以取之也易簣之時藉艸而臥無餘財賄可以奔走其下家本寒素以明經獲選非有貴游聲勢使人震於心懾於志則是役也所謂三代之直不忘於民也哉吾吳固一都會也人民饒給風俗華茂凡吏於其土者皆思竊之以自潤其下不勝其上之擾之也則眊眊之容必作吏不自反而反怨其下於是吾民常受刻薄猥巧之號蓋欲一雪斯恥久矣往日有李侍御者涖吳以搏擊豪強爲事不幸被急徵吳民哭而送之者數萬人吾友崑初葉君成進士謁侍御於京邸猶流涕

道吾民甚厚今復覩所以待侯者如此以是知吳人長厚所以奉上者已至而所謂刻薄猥巧者謬也抑天下初定市獄恆擾譬之湯火之後易洒以清風飢困之餘易豢以梁肉耶創茲役者皆邑之賢士大夫與鄉之俊民而潘生澄實董其事疾病呻吟猶伏枕不忍去是可書也登其堂有冢翼然存而不夷所謂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其亦體侯之志與

徐與喬三吳田賦議

三吳田賦甲於天下而蘇松之賦又甲於常鎮有明三百年來民力疲困而百弊叢生其在今日墾禱於至仁大賢上請

聖天子而行之者明初以張士誠仇怨加賦

世祖皇帝遺詔有應行議減一欸今當遵行者是也其墾
禱於至仁大賢下令州縣賢有司而行之者經界不正斗
則不公以盈爲虛以虛爲盈移輕作重移重作輕如近年
丈量冊之積弊而弊又深於十九年之冊今當釐正者是
也二者俱難而上請爲尤難然下行雖易而亦非易也請
試議之明時國柄在政府在黃門今則部權爲極重矣雖
極利國利民之事而部覆無容議則寢之今何以使部議
允行也此非至仁大賢上格 君心下通樞部委曲周詳
智仁勇之俱全經與權之遞用不能必此舉之萬全而無
害也故曰上請爲尤難也若夫下行似易而實非易者盈

虛之在田畝輕重之在斗則既混淆久矣奸蠹之心計常
密賢有司之法令常疎而其事必先履畝履畝而後盈虛
明輕重準然履畝非一朝一夕之事也非一人一手之事
也非一人一手而用人爲不易非一朝一夕而經費爲不
易此非至仁大賢鑒別其人經畫其費不能必此事之善
始而善終也年來丈量亦屢行矣皆於冊上費紙筆民財
民旣困於額徵之賦重又困於額外之賦多故一聞丈量
而如逢猛虎者皆無告之民也謂丈量不能去病乃益之
疾今至仁大賢若用人理財之悉當庶民其去病乎夫理
財難而非難也難在用人耳用人亦非難也難在用一二
人耳善爲君者內擇賢宰相外擇賢巡撫至仁大賢在上

而不能鑒別人才者未之有也願才有大有小有全有偏
一二人之主其事者必其大者全者也何謂全才與德兼
備是也何謂大不自用而取諸人者是也誠得一二人使
主其事此一二人用之當彼擇人而用亦必當卽動支正
賦幾千履畝而正之民誠去病而藥資所願出也設法還
庫何難焉誠如此而下行者正疆界正斗則然後上請遵
世祖皇帝遺詔如江西袁州等處田賦以陳友諒仇怨加
重曾行議減今蘇松亦宜照例遵行以至仁大賢苦心全
力事必有濟皋夔稷高出矣堯舜之德澤其必下究焉吳
民且樂樂利利者萬千年也謹議

徐秉義撰李映碧先生祠堂記

祠奚以構構以思也凡人之情其忘也不可使之思其思
也不可使之忘召伯循行布化周南之民思之齊高子定
難救魯魯人思之羊叔子得江漢心荆襄之人思之此皆
因其功德所被以爲思若夫寓公逸老寄迹林壑非有禦
災捍患法施民勞定國之事而民之慕之沒世弗諼必欲
以數椽妥侑其靈而後已此何以稱焉子之言曰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子輿氏之言曰奮乎百世之上
聞者莫不興起嗟乎遺直在人聞風興起其所由來者遠
矣興化李映碧先生爲前朝名諫官值將燼之運處鼎沸
之朝部黨交爭紛然其際先生明目張膽抗疏極論破舉
朝門戶之見而責之以實心圖功爲封疆任事忠誠蹇諤

於物論國恤尤致意焉他如論勦撫之機宜憫囹圄之寃抑讜言碩畫未易枚舉也改玉之後鑑迹銷聲毀車殺馬避地於崑山縣之馬鞍山手輯南北史與邑中通人高士商榷千古間則撫郎官柏據文筆峯凡所謂夕秀之軒翠微之閣莫不登覽俗客造門請謁堅謝去之居無何先生返興化後數年卒於家自先生之去也士大夫之登陟於茲山者父老扶杖而徙倚者與夫騷人墨客手披煙雲目極滄溟者莫不唏噓憑弔以爲先生遺迹宛然也於是邑之人至今思之不置因相與鳩工庀材建祠於其上曰庶幾先生魂魄猶來此也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爲屋若干楹旣歲事而請余書之余惟子輿氏之稱夷

惠曰廉頑立懦寬鄙敦溥先生在前朝抱孤撐獨立之槩而不標異於門戶其諸櫟下氏之風歟本朝側席幽人蒲輪相望而先生棲巖枕谷鑿坏著書守耿介之節其孤竹君之遺風歟百世之下猶將聞而興起焉況在數十年之間乎吾邑風氣緇衣之好無間今昔如范公之亭四賢之祠至今仰止歲時改容肅拜其繫思先生也亦然蓋猶先民之遺直焉是皆可書也或曰先生興化人於崑何有焉余曰不然昔者子陵垂綸於桐江之上非生長於睦者也然而睦州之人曰我嚴先生也迄今釣臺片石爲千古勝跡崑之於先生亦若是焉爾矣先生令嗣君木菴官御史大夫爲今

天子所依毗木菴與余爲同年生余於先生則年家子也
於祠之成而不敢以不敏辭也遂記之

徐秉義江南提督學政李公德政碑

國之所與共理者公卿大夫也公卿大夫之任由仕進也
士之所以自修者學問事功也而學問事功之實於文見
之也是故用人必貴士取士必以文則校士之責不其重
乎苟取舍不公覽識不精則英才實學旣無以上達於是
士之竊聲譽工攀援以爲進取之階者靡所不至文風士
習淪胥以敗國家何由得養士之效哉今天下風教休明
人文日盛而江浙爲尤盛論者又以江南爲首稱康熙二
十四年推用學臣

皇上以江浙多才命簡詞臣爲之於是侍講李公出使江
南蓋異數也列省督學制用臬僉 國初沿明舊制江南
仍遣御史順治中與京畿同用詞臣尋卽罷之今
皇上復行之其注意於江南者何其重歟李公旣膺斯選
品藻精如鑑照物風規肅如匠度材美惡偏正無有遁形
小大修短皆得自効於是英才實學更無伏抑而不伸者
又嘗尊崇先賢表章理學搜羅經籍訪求孝德於是士林
嚮慕皆知尙廉恥而敦節行式古誼而黜浮靡一二年之
間學校之風頓然一變

聖主造士求賢慨然欲追三代如公者可以受任而無愧
矣乙丑秋公駐節崑山歲試蘇松二郡二郡鄉士大夫以

及耆老樂其教育謀刻石於書院以垂不朽而乞文於余
余遜謝不獲曰公有功於學校史乘書之奚俟鄉人稱道
諸君之所欲記者樂成人之有德小子之有造也古之人
有功德於民必爲詩歌以詠之今爲作詩使諷誦流傳以
誌不忘不亦可乎皆曰善乃稍叙其行事賦詩三章其辭
曰鶴在于澤暝戢其羽欲待晨風引頸斯舉嗟彼良士寤
寐荆戶誰其知之賁爾章甫鶴在于澤載振其翼及此晨
風矯焉斯革維彼良士志在王國誰其舉之有賁其褌濟
濟多士載興載揚教育有成漸爲國光泛彼婁水瞻此崑
岡彼君子兮德音不忘

徐秉義與巡撫王純嘏論清田書

鄙性迂疎素安退默屬有鄉邦大事弊叢累年毒流百世
目前將遂成其局有不容不亟爲呼籲者則丈量弊冊撒
圩推收一案是也敝邑向無魚鱗真冊推收不帶圩號以
致隱占累賠莫可紀極故銷圩清田誠爲萬萬不可已者
自康熙十一年冬慕公祖在江藩時採老儒呼子谷之議
始行開丈舊任董令素稱仁柔號令不一竟未實行所造
丈冊多仍原田捏算十五年開局領田艸艸塞責名爲約
徵比簿迄今承用之是時奉公者固少而作奸者亦尙未
多從前隱占累賠之處皆水落石出而舛錯混亂所在多
有於是更議覆丈舊任曾令於解官之後仍留清田而原
呈吳鑑實爲曾令所委信吳鑑者向爲里書陰狡有膽力

初卽創公加種額另定糧則之議至此其說遂行諸承銷排戶翕然宗之不於田頭料理覆丈惟從冊籍內日畢改竄承銷自有田在圩內者步口之減縮不待言次及其所親與所畏者總之田有缺額悉歸之公加而漏步不已甚至於漏號矣輕則以之自占不待言次以之販鬻且以之餽遺總之移換任意不必有所依據而出圩不已甚至於出圖出區矣清弊之舉反爲弊藪衆論譁然莫不憤恨十九年冊成報憲慕公祖亦廉得其狀遂不果行余公祖下車時卽留心此案再四體察故前署篆朱丞曾借編審之令開局推收舊歲杭令爲嚮號新編之冊欲見施行皆奉嚴駁終不克行余公祖曾傳呼子谷吳鑑委糧廳石同知

面加確詢石同知具文詳覆有云種額本非良策公加豈曰均平曾令十九年之冊洵不可以撒圩垂後明矣一時傳誦稱爲神明具在憲案茲者旌節初臨好排具呈求撒圩者固有人如呼子谷等具呈求覆核者亦有人皆蒙鈞諭令府縣陳告詳請不收其詞具見老公祖審慎至意而縣令止據好排一面之詞朦朧詳請所云一區爲一號者卽前舊號新編之說甚非所以仰體盛心也夫土田每圩立號此不易定法今併之於區則爲號者且數千使領田者於中等認是徒亂其耳目豈便民之道乎曾見新冊式每號止一條僅註業戶姓名及某圩田若干坵形四至一無所載若仍就圩冊認則此冊殊屬贅疣若止據此冊

身親民果和信台志 卷四十七
尋認則舛錯不符者何從辨對向來正苦文冊秘而不宣業戶從未得見今復以此冊易之則是絕人察對之路也自行公加之說田畝必帶釐毫更無整數今據縣詳云有舛錯者許爲酌改使今日圩中有一坵酌改則通圩公加須重行驗派明日圩中又有一坵酌改則通圩公加又須重行驗派田額何時而清至原科糧則不知飛移何戶倘有一戶應爲酌復更從何戶奪以與之爭執何時而息凡此皆非一時可定者大約止爲體面之言原非情實本意但欲照十九年冊抑勒坐推而已要之此一案易於熒惑者惟以魚鱗冊必不可無而十九年冊幸以成就今言覆丈則起爐作竈爲難言撒圩則順水推船爲易故做縣知

縣每主其說然以慕公祖之銳意興革冊成而竟不行余公祖繼之體訪察識不憚數四而亦不行夫固有實見其不可行而非阻撓之乃所能及也明矣況以老公祖之精鑒明見萬里自當盡燭其故但民詞縣文皆不詳載本末恐以親民之吏所講究者必真而豪強阻撓之言反足以聳動台聽也此冊之行豪強者靡不滿願蓋諸承銷既有私必不能不徇情而且以公加爲壑視爲不費之惠苟有囑託便可改削所最受虧者謙退自守之士孱弱無知之民耳從來條陳利病保留德政把持官府假公濟私多屬一種奸排號稱土官如吳鑑卽其尤者今鑑雖避嫌隱名而所指揮者多其羽翼卽具呈諸人或爲訟師或爲豪

棍皆通國所指名者若受虧之人力不能自伸口不能自
白且尙不知公加何若誰肯爲公發憤至殷實之家零星
之戶甯甘隱忍不敢抵突無怪乎言便者之多而言不便
者之少也卽以寒家薄產原科糧則未必見奪原田畝數
未必過增以私計言之豈不以弊冊得行爲便但夙慕名
義親覩桑梓利害若此而亦擇便不言是上負當道下媿
同里老公祖將以爲何如人也倘反以阻撓當豪強之目
則此案之行否在一家利害幾何而肯犯不韙之名貽通
國之誚哉老儒呼子谷所陳覆核之法未必可行而其指
摘弊蹟頗多確核特爲抄錄并石同知面詢口供詳文悉
呈台覽凡此當卽憲案所具可覆案也但十九年之冊旣

不可行而魚鱗眞冊終無由得豈容遂已前亦曾爲余公
祖言之而余公祖以縣官德勝於才且有徵比之責勢難
兼理必待其人然後可行以故躊躇未決今幸老公祖以
經綸巨手撫治江表將見東南千里無利不興無害不革
敝邑銷圩一事諒爲台慮所必及者儻不以鄙言爲謬檄
行該縣暫停撒圩廣採衆議斷自憲裁精簡屬僚廉勤明
敏者專董其事不惜更張之勞用圖經久之計俾敝邑經
界永正則有明之周文襄不得專美於前矣弟雖迂愚亦
當獻其芻蕘少裨萬一耳緣係鄉邦利弊言多臆直加以
覩縷伏惟鑒其愚誠特紆清覽一一細加披閱通邑幸甚

徐秉義康熙四十四年南巡謝 恩表

欽惟我

皇上文思光被武烈昭宣澤潤江河明並日月五典慎而
百度貞六府修而九功叙納天下於詩書之圃游萬物於
仁義之塗是以四十四載以來神人洽和中外禔福蟲魚
艸木竝蒙化育之恩寒燠雨暘曲赴裁成之節際貞元之
景運爲治化之極隆而尤加惠臣工哀憐故舊一偏之善
被以殊榮一旦之功宥及十世堯舜之仁廣矣大矣至
一門尤承寵遇伏念臣海濱監儒學術固陋仰荷我
皇上非常特達之知出自汗泥擢居卿貳迂愚末品謬玷
清華弁鄙下材優垂獎激任使屢慚於報稱
聖慈頻降於虛庸及夫衰老引年低徊戀闕我

皇上憫

臣誠慙賜以優閒高厚之恩於臣偏被至臣兄故

刑部尙書

臣乾學臣弟故大學士臣元文竝早以文術遭

逢臣聖明官秩之尊高科名之榮盛隆恩異數疊沛頻頒
義均海岳之崇深情比家人之篤摯保全終始常憶姓名
禁扁奎文輝煌宿艸留貽恩寵逮及於臣及臣子姓咸鼓
舞太平游泳世澤或通名於仕版或專業於一經竝出自
我

皇上覆載之洪慈生成之至德捐糜踵頂豈足云報乃比
者河工告成周防未密我

皇上載命鑾輿指揮方畧遂乃省方問俗至於吳會言觀
海疆撫慰馳庶路由崑山臣恭率幼弟子姪跽迎道左蒙

皇上臨幸山園徧垂詢問天心有喜卽降甘霖芳卉効祥
忽開四藥家門溢慶山縣騰輝再命賜臣肩輿追隨豹尾
比至御舟卽蒙 頒示御製七言律詩一首籠李杜於毫
端耀星辰於宇裡疎枝勁節比懷修竹於忠良落照晚風
追悼微臣之昆弟遂書宮扇宣賜微臣

聖作纏綿感深肌骨乾文飛動影化蛟龍敬當傳寶於球
圖竝亦垂光於簡策自顧何人游邀殊寵撫躬增愧每食
銜恩又蒙

上諭察知臣兄弟之墓一在鄧尉一在虎邱俟回蹕蘇州
時遣官祭奠聞命搏頽感極涕零伏念臣兄臣弟違棄
聖世十有餘年我

皇上眷念微勞不遺敝履彌欲澤加泉壤榮貴松楸屢蒙
矜恤於生前益復勲拳於沒後此真天地之恩廻環弗倦
父母之愛稠疊無窮涕泗滂沱感激臣謹率子姓恭
皇仁之浩蕩子孫久遠難酬天澤於涓埃臣詣行宮繕疏陳謝以

徐元文陳先生蔚村祠堂碑

崑山之北距城二十四里而近日蔚洲村有七十二潭潭
種蓮蒹葭楊柳煙波淼茫先生避世得之樂而安焉至今
稱先生者系之以村村之名聞天下蔚洲地卑而水深歲
不登先生築塍建閘以戒淫潦無荒土唐尉遲公爲茲土
神其先立廟以祀廟廢先生新之設義田立鄉約布帛菽

粟以周其父老禮義廉恥以教其子弟無菜色無悖德先生卒再期鄉士大夫請於官祀諸太倉鄉賢祠崑之人弗與爲恥乃請祀諸尉遲公廟東偏之室郡伯縣令皆喜飭有司奉祀事樹石以風遠而屬予爲之序予惟先生盛德至道大其經綸足以表被四海而獨區區表見於一鄉一井之間俾蔚村之名藉先生以傳村則幸矣先生何有焉夫尉遲晉產也封於鄂解組歸田當在晉謂其曾耕於此其說誕而無徵廟廢復新行與先生相傍以有皿食也名臣高士所得孰多則又公與先生之幸而予之書其事者亦有幸焉至於先生之名與號與諡樵夫漁子能道之故不書銘曰要離塚傍埋梁鴻先生祠廟依鄂公雲行雨施

公事業山高水長先生風康熙丁巳秋仲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四十七終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四十八

藝文六

朱用純贍族田記

贍族之田以卹族也而余則非徒卹族蓋以保我先隴也自我九世祖編修公析居幼子世昌公於吳縣陽山以守十二世祖修撰公以下先隴詒謀甚善其後雖弗克以讀書顯然皆治生殖業知禮義田園沃衍屋宇高廣至今遺址猶可舉數父兄子弟後先率從余方齟齬猶及見其悃悃散慤之風故歷五百年松楸邱隴皆無恙居無何而人移運改世業蕭然計無復之而先隴之向藉以守者於是乎日以寢殆其過犯之輕者族長家規督之重者郡邑官

真新同縣續修志 卷四十八
法案之余每覩此事未嘗不咨嗟痛傷曰猶是子孫也則猶是能知禮義之人也何後之子孫不及前者遠甚則生計盈絀殊也卽慨然思置田以贍之矢諸中而久加切者殆三十年而無如吾崑山之族諸父昆弟之皆貧也余又早自廢僅藉授徒給饗殮范文正公未參大政時其市義田尙力不逮下於文正遠者可知已而又自感念吾老矣苟不免焉殆終無日以謀是舉矣一畝數弓亦足以明吾志一斗半斛亦足以賑族人之阨嘗欲奮然有事而又徒手而輒自笑罷沮也及余年五十九先室陶孺人歿親屬多勸余營佛事資冥福遂不覺有牖余衷撤其實以爲養族人計使世世食孺人德其爲孺人造福也甚多旣得十

金之積其明年余六十諸父昆弟與及門諸生皆贖金爲壽固辭再四不獲乃以其十之二三具酒饌欸讌以報情好而以其贏三十金并爲市田之資廣推嘉惠於族子姓以示余不德終不敢私自拜惠意凡得金二溢可買腴田十畝時適田湧貴居六月而圓明村孔氏以十二畝售僅中產然非六十金不可其二溢典金足之自是而歲苟無歉官租旣輸歲可得脫粟七八石以爲陽山族衆常供雖不過端緒粗啟上固有黍文正之千畝次亦媿顧涇陽先生數百畝然得於吾身而倡之蓋綦難矣惟我族姓有能繼起而增擴之者是祖宗所式憑也是余朝夕所禱祠而求也卽余幸假之年猶冀益殫其力以繼是舉必俾陽山

之族不爲飢寒所累則衣食足而知禮節其意念自不覬覦於松楸邱壤故曰非特卹族且以保我先壠也然論墳墓付託則先陽山而後崑山論族姓親疎則又當先崑山而後陽山崑山之族豈少貧者哉豈一日而忘余心哉合崑山陽山而并贍之而陽山之族亦強勉爲善復其田園屋宇之盛如昔日不惟不受崑山之族之贍而更有以自贍其族之貧者是皆余所望也是皆余所望也因拭目而記於冊首

朱用純聽松圖後記

圖中聽松者凡十人率二人坐立爲耦兩手踞地按膝若有所思者萬貞一言展卷陳筆墨若苦吟垂就揮毫有待

者桐城錢飲光秉鐙也葉九來奕苞以子從倚石指畫使執經問於先生先生手執如意危坐而講論者朱致一用純也又其左二人爲張漢章斐茅康友蕃談禪並坐又其左前後行者萬季野斯同徐季重開任季野遇斷崖迷失路指問季重所欲之者而後進蔭竹林深處陳列酒果盤餚狼戾一人斟酒挽臂強飲一人搖手固辭酣笑爲歡者陳躬一覺先葉敷文方蔚也此十人者所遇不同要皆嶽奇佚蕩放廢之士而九來構半繭園以自著書悅性巒嶂多植長松時時邀此數人聽松濤其下飛觴賦詩松無大夫之爵命人不宰相於山中相與忘形其適不異餐芝洗耳致足樂也九來恐後者之無傳令漢來馮君作圖像之

而屬用純爲記逡巡未逮後見南昌彭躬菴士望已有記
意可不復作無何而漢章最先沒次康友次季野躬一旦
以病廢昨歲首春而九來復奄棄矣俯仰今昔不勝存亡
之感而風清月白松聲之謾謾如故其益不能爲懷也葉
生汝濟復請題因繼躬庵於邑作後記亦見余於九來旣
以半繭爲西州足跡不忍輒過而聊以是爲墓劍之掛云
爾二萬甯波人康友青浦人餘皆崑山人汝濟卽問業於
用純九來子也丁卯四月記

呂廷章梅孝子記

梅君彭男名乾湖廣新甯縣人世居姚家渡父甯宗祖洙
字泗傳前朝貢士晚年以細故結怨於鄰人謝遜賢後遜

賢充行伍於甲寅歲泗傳被遜賢手刃甯宗未弱冠奔哭
外而復甦者再疊控有司時當軍興莫理其獄甯宗含冤
忍痛待母二十年母歿合葬父塋日往墓號泣淬利及匿
腰間思伺隙以報蓋其心無一刻忘父仇也甲戌九月三
日遜賢道經梅墓忽然仆地甯宗適見之卽斬其首祭父
遂棄家遠遁噫是真孝子已時彭男纔十餘歲母子伶仃
爲遜賢親屬訟於縣縣令某哀其父爲親報仇從未減僅
罰鍰得釋越二十載彭男年三十已生子十齡矣甲午夏
彭男聞其父已薙髮爲僧未審所在因拜告母氏出門尋
訪誓不獨返歷浙粵兩江再易寒暑徧覓無踪其間卧病
僧寮窮途無告幾外者屢矣客冬來崑身無棲宿飢寒不

能自存張子御調見而憫之解衣推食又遇余子丹舒柴
子問宏輩詢得其情轉相引告邑之賢而好義者周恤之
爲榜告通衢有僧來言前年有號不愚名悟智者自云新
甯人避仇出家曾與共晨夕話衷曲流連累月而別今往
五臺山矣豈卽其父耶彭男聞之驚喜交集遂告別諸子
卽日就道行囊空乏亦不暇計是孝子之後復生孝子也
來別余因同晉謁琅琊太史太史慨然贈以白金且錫嘉
言出柏廬先生講義遺之命無廢學讀孔孟書以成孝子
令名意思勤懇余亦斂容敬聽爲之經營衣被餞之河干
嗟嗟余與梅君周旋纔四五日見其動止謹飭又閱其自
著苦情直話知其世傳儒業非無文者此行必邀天佑父
子相見可計日而俟一門孝行出於至奇方傳誦海內不
止三楚佳話也吾崑固多敦倫篤義之士期玉成之然苟
非梅君父子至性動人其能然耶余故敬慕之援筆作記
以勵末俗云

余起霞上張大中丞書

竊聞古之大臣休休有容入佐天子則吐哺握髮從善如
流出爲岳牧則開誠布公虛懷若谷在皇華之詩曰每懷
靡及又曰周爰咨諏良以民情土俗萬變不齊必廣詢徧
訪乃能宣上德而達下情也近讀憲頌文告博采輿情苟
求讜論有云日下窮黎乏食米價未平何以拯之民力旣
竭逋賦恆多何以籌之吳風刁健獄訟繁興何以遏之士

習未醕挑達貽譏何以正之以及溝洫之政弭盜之方窮民無告之宜卹土豪衙蠹之當懲皆許紳士耆老盡言無隱卽當次第措施仰見閣下宏濟蒼生求言若渴之盛意因不揣顛愚妄抒臆見八條適觀風案發蒙拔優等於八月十二日赴轅叩謝謹將條議附呈幸邀采納兼賜以伊洛淵源錄及九閩課藝等書感知遇之洪恩愧涓埃之莫補思日前所陳未罄葵衷於是復就見聞有補於民生有關於風教仍條爲八則另繕清冊呈覽昔唐之烏公爲河陽節度使溫石二生以布衣佐其幕宋范文正公鎮西陲日滕達道李威敏皆以儒生獻策受特達之知上下之間如其相與有成也近代以來尊卑闊絕卽郡縣長吏莫

肯屈已下詢況建牙開閫膺封疆之重任者乎間有指陳利害者往往言之莫與聽聽之莫能用未有殷殷下訪如閣下者也起霞自愧菲才詎敢妄附古人而閣下之公聽並觀廣思集益俾民隱不壅於上聞德意胥得以下達實出古人之右矣是以再有瀆陳伏惟裁納爲幸

余起霞三江水利論

論水利於東南與西北異西北之水利用蓄東南之水利用洩蓋東南地卑而近海其水易溢歷觀宋元明以來東南之水患無有不由水道湮塞至無所歸而橫潰不可制者且水之行於地也猶氣之行於身也流而不滯則不病其竭者亦不病其溢兩利之道也滯而不流則當其泛濫

而一往莫禦及其曠乾爲患則又有置涸不終日之慮兩
害之道也然則講求東南水利豈非與西北大異耶考之
禹貢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蓋東南之水自江淮而外莫
大於震澤而其爲百川灌輸藉以滋漑民田者亦莫過於
震澤然震澤三萬六千頃南受天目諸山茗雪諸溪之水
西北納荆溪姑孰瀟湖諸支流其勢汪洋浩淼極目無際
與洞庭彭蠡相雄長不得三江以爲之尾閭將潰決四出
有沒田疇漂廬舍之患故禹治東南之水自震澤始而治
震澤又自三江始三江者何婁江東江松江也婁江自吳
江長橋發源縈繞吳郡城至婁門東下厯唯亭挾沙湖經
崑山翫子至太倉劉家河入海東江在葺城上洋界由白

鶴江東南入海父老相傳謂卽今之黃浦松江一名吳淞
江視二江較大其形蜿蜒曲折經蘇松兩郡自笠澤發源
東行五十餘里厯黃天蕩金鷄堰鮎魚口至甫里一折而
北又三十餘里滙大滬小滬新洋江清水江復折而南地
名三江口又二十餘里踰安定黃歇渡漩復百餘里徑趨
大海此三江之大槩也古來論三江者雖紛如聚訟要必
以此爲正惟眉山蘇氏大反其說以岷山爲中江與嶓冢
之北江豫章之南江合爲三江則是三江反在震澤上游
恐無是理宜蔡氏之深詆其失也至震川氏又以岷江及
錢塘吳淞二江爲三江其說亦未可據然自海塘障而東
江已湮僅存婁江吳淞二江亦皆失其故道蓋由江流皆

通潮汐潮勢洶湧迅激挾泥沙而上及其退也水去沙停日積日多洪波漸成沮洳沮洳漸成平陸而瀕海居民又堰而爲田或築以爲舍州縣狃於目前之利往往陞科以補攤荒而不知江之數十里者僅存數十丈矣數十丈者僅存三四丈矣江流既狹不足洩上流之水而上流之來者日不絕一遇霖雨經旬則水勢四溢東南數百里膏腴之壤悉成巨浸其或夏秋亢旱則又因蓄水不多不足以資挹注此吾所謂兩害之道也然則今日之水利可不急講歟夫成天下之大事必相其切要之所在而專治之則事不勞而功立奏案故明時功績最著者莫如夏原吉今尙書浦故迹猶存然其所以得策者不過專治吳淞而已

近日開劉河開白茆意非不善而要領未得所以成效鮮睹愚謂東江既無可考婁江又如衣帶爲今計者莫若專治吳淞蓋東婁二江本皆吳淞分流猶河之有濟漯江之有淮泗也東北流者爲婁江東南流至白蜆河者爲東江吳淞治則諸水無不治然有四難焉一曰財力不贍二曰阻撓者多三曰開濬之力不深四曰疆理之制未復昔錢氏有開江之卒南宋亦設水軍四千人爲撩淺之用月設官田米四千石以爲經費今欲開吳淞而不免派田起夫騷擾百姓民甯歿於荒而不願歿於役也不得已而出於雇募而其費且不可勝計矣是鳩工之難也欲復故道則必廢時日廢時日則必妨農功且必夷陵破墓壞廬舍園

皇朝興修志 卷四十一
屢而後可彼豪家巨猾侵占其旁者其肯束手聽命乎是任怨之難也漢書有云高岸善崩言岸爲水所傷而水卽爲岸所壅也今第曰開濬而已究之虛應故事其所開出積土近置於兩岸之側霖雨衝激旋復入江未五六年淤塞如故且人知吳淞之開足以備一方之水旱而不知各區之浦港未通各圩之疆岸未築是水旱仍不足以備之也則治水難治田尤難也夫欲省財力莫便於發戍卒欲絕阻撓莫嚴於謝請託欲深開濬而復疆理莫善於以畚揭所去之土用以築圍岸如是則四難可去矣四難去則震澤之水建瓴東注水有所洩而不病其溢旱有所蓄而不憂其竭兩害去而兩利得矣東南財賦庶不至於告匱

也夫

張立昌僧微徹記

僧微徹姓葉名龍崑山麗澤門外人也幼失父母賣糕自給與鄰崔文友善文素弱成衣爲業微雄偉凡文所不能勝者微力爲助微衣綻裂文爲補綴情同骨肉文娶計氏屋後向有相通戶微欲斷之文曰弟家有井斷則我甚不便乃止計每遇微言不及義微若弗聞值文探親雨甚不歸夜半計以牀被漏溼爲詞奔微寢微急趨戶外立雨中達旦人見異之文歸陡染痢病匝月不愈微偶閒坐聞計向鄰嫗覓巴豆大駭東禪寺僧向爲文治病與之謀覓肩輿與文療之期月而瘥文匍匐歸計見夫輒急呼如有神

擊之者越三日血崩而歿微謂文曰吾生不辰雖勉力娶妻恐未必賢欲向空門了此生矣文亦欣然願同爲僧文名了徹終日相依全游天台鴈蕩五載不返余恆思其人因爲之紀其事

李世望文昌宮奎星閣記

歲戊戌余在京師同學陸子古愚馳書來乞爲奎星閣記云閣在澱涓之文昌宮內建始於乙未其先爲仰止軒蓋春秋佳日會文遊息之所也特其地湫隘同人醵金以儲財大興工落之自丁酉春迄今冬而閣始告竣閣之上供奎宿其下奉關聖像庭有井溜焉以清有松蔚焉以秀皆去蕪剔穢而出之登高以望凡漁莊鱣舍沙鳥風帆無不

迴巧獻技於欄檻之下機斡縈青澱泐繚白亦隨其目力之所至而止嗚呼偉矣猶憶壬申春余以試事抵金陵偕金庄硯友朱耿光伊叔升年曾於旅舍道起建文昌宮巔末并及風土人文之美輒心向往之迄今宦途碌碌知交闊絕何意郵筒所述竟有動我以撫今追昔之懷者余因之有感焉夫閣之建也將以勸里人之興於學也觀茲之去蕪而除穢何異學之去私而克己觀茲之銖積以成功何異學之多識以蓄德觀茲之善始而圖終何異學之有志而竟成觀茲之登高而望遠何異學之誕登而日躋然則是閣之設豈徒供騷人逸士登臨遠眺而已哉惟望有志者幸際右文之世知閣之所由建以益勵於學行見人

文蔚起月異日新不更大異於二朱之所云也耶因書以記并以復古愚云

萬承風崑新 文廟灑掃會記

灑掃末節也私會非古禮也事屬末節而非古禮曷爲書以 文廟重也子言子不云乎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宮牆萬仞得其門者或寡今乃獲奉帚袂拘箕扱拚除於 大聖人之階墀進及殿庭几席抑何幸與同年友李蔭薌比部既重葺崑新兩縣學宮復謀所以崇獲經久之計仿山陽阮太史緩堂先生舊章倡立洒掃會設總集分事簡便而易行邑人士翕然從之會甫成而蔭薌卽世其冢嗣光祿丞未葺恐衆議之紛更懼先猷

之偶替自玉峯賁新修學宮碑刻及洒掃會規約踵暨陽屬爲記以勵同志而垂久遠余惟吾 夫子之廟祀徧天下尊無二上禮極崇隆顧地方有司春秋奠獻朔望展謁外每多置而弗問此免絲燕麥之嗟所由興也今誠循規約行之啓閉有時汜除有日而且歲時補葺資有所給昭嚴肅而凜觀瞻典孰有重於此者則洒掃雖末節私會非古禮若之何不大書特書以風示吾黨乎明年春按行蘇郡臨泣斯土余將入 廟告虔樂觀諸君子執事之有恪焉諸君子其各敬厥職殫厥心毋惑浮言慎終于始於以妥吾 夫子之神靈歷百年如一日庶幾竊比於子夏之門人小子也與嘉慶丁卯孟冬月旣望江蘇督學使者江

良新兩縣續修合志 卷四十八
右萬承風記

徐傳一先祖中憲公福民碑記序

乾隆壬子春仲傳一以銅務奉檄于役滇南秋杪赴大理下關士民以余籍隸江蘇崑山進而請曰公得毋恩憲徐郡伯之賢裔乎余詫異之詰其故僉曰此地名劉官堡羣山環遶溪流爭赴今之廬舍參差豐亨稠密者皆昔之斷崖崎嶇也今之桑麻葱鬱一望平蕪者皆昔之沙岸奔濤也吾儕田園樂享咸慶得所祖父傳聞悉賢太守之恩膏所貽其碑具在可考而知也余拊而讀之而先祖拯恤之懷與居民感戴之意溢於言表憶先祖初任川省屏山令政績炳耀載在邑乘後遷滇中霑益牧復擢景東府瀕行

而霑益之民呈請大憲挽留去之日臥轍攀轅依依如赤子噫非撫字心勞入人者深曷克臻此迨守景東土瘠民貧而劉官堡一隅爲迤西衝要疏洩免賦至今民食其福語云千金豐碑高千尺終作他人柱下石歷數十年風霜而貞珉永峙不頽沒於荒煙蔓艸之間豈里民歌思難忘比於甘棠之蔭戒勿翦伐耶抑利澤孔長而山靈亦爲之呵護耶猶憶先祖自景東遷開化郡沒於官巷哭失聲萬里歸襖囊橐蕭然其居官治略備詳家譜而此碑未經採入殆誌其大者略其細與又全豹一斑卽此可例其餘與至先嚴未任靈璧之先隨任滇署而余以筦銅之役攜子晚復涖茲土得以摹印此碑是其果有遭乎讀福民碑記

如聽彝訓竊援以自勵兢兢然恐墜先人之緒云長至日孫傳一謹序於演垣之壽佛寺旅舍

附錄福民碑記公諱樹閔江南崑山人太和瘠邑土淺民貧無他產又兩關首尾束之故鍾畝無幾太平百年來民戶殷繁有田可耕者僅免轉徙惟水利視他處為逸蓋十八溪流奔赴而下無事桔槔之勞也願一遇靈漲害亦不可勝言歲乙卯閏四月十二日感通山下水暴發轉巨石如弄丸河身壅塞高於兩岸水不得歸道乃遷怒而南沖沒劉官廠上摩大井傍南北兩經庄加蓬村民屯田地千有餘畝秧麥席捲無遺蒙本縣唐驥驗據實呈報蒙詳請開免錢糧及憲駕自景旋榆目擊惻然且見劉官廠等村當水之衝民居惟百十餘戶不清河源後將此數村化為蠱沙而附近一帶之村田亦且不保因親至河源周視命司廳吳暨捕廳陸董其事授以方畧俾滯者疏之缺者塞之陷者起之約用三千餘工皆溪流所灌漑之田民協帮每夫每日給以升米均踴躍子來復軫念此項之田地倘聽其荒蕪則村民何依於是計田多寡逐戶給米着令抬種功已垂成自憲之後眾村人子孫孫所入於此田者粒粒皆思憲之所賜結艸難酬高厚因勒片石以誌感戴之私焉

雍正十三年孟秋月日劉官廠里民王紹勳黎明學黎敏義歐宏彥黎應學黎敏信黎瑄黎九如黎瑛黎琦黎敏忠黎興如張彩興黎蒿黎峻黎正黎彩張起貴黎瑞張起才黎躍歐碩彥黎安如黎振龍張選黎皋如劉在成黎必清張望黎必寬全立。案碑在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下關見太和縣志

趙睿榮徐果亭先生培林堂文集序

嘉慶己未夏睿榮將赴銓北上謁我邑大夫省齋先生於官署因出其先少宰果亭公文集見示且曰吾先人遭際盛熙著述既博以數世宦遊間多遺失舊嘗購諸太倉王氏唯此尚可全讀手澤所存珍逾拱璧行將梓以傳世其為我叙之睿榮自顧謏陋曷敢承委然辱我大夫知愛得備聞家學之盛仰止綦切謹受而卒讀焉夫古者道德功業匪文章不傳不第闢詞華騁才辨足以誇不朽盛事也

崑山縣志卷四十一
必根極乎人心天命之原而實致夫格物致知之學導源於六經而依據儒先以爲說盛德大業發爲文章翊贊承平修明禮樂入告則無愧嘉謨持衡則不失真鑒胥於是見之少宰公當

仁廟時喉舌絲綸備列侍從門風昆季蔚於江左學者稱東海三先生如衆流之趨海乙卯浙闈講求經術得人最盛迄今未百年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今讀是集而凜然於我公問學之精器識之大性情心術之正固未易爲文章家道也昔歐陽文忠繼昌黎而作粹然六經之旨使古學復興蘇子瞻稱其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實事似陸贄若公者囊括經義卓有根源窮儒先之流弊不惑於歧趨徵

行以文識言以品蓋公固堅持此道以終身因文以識公百不失一宐乎

聖眷獨隆膺恭謹老成之褒議者以方其同邑葉公文敏頗爲近之其學識遠故其詞氣昌其行誼醇故其風度整所謂治世之音和平仁人之言忠厚殆今之廬陵其人也耶公所著有宋儒學案十餘卷經學志餘百卷忠烈紀實二十卷奉使艸一卷俱未授梓或闕佚幸是集文及詩完好睿榮得觀成劄劄以附名卷末是則我大夫表章先業之勤實少宰公不朽之精神貫文章以永世者爲之爾其立朝功業著之 國史居鄉行事垂於誌狀不待晚學之贅故不及大夫名傳一字道魯省齋其自號宰我邑十年

崑山縣續修志 卷四十一
有惠政公之曾孫東陽後學趙睿榮蒞哇氏謹序

朱叔鴻重建諸敬陽先生祠堂記

去崑山縣治東北隅百步而近有新廟奕然臨於鳳凰橋畔者行人徘徊瞻仰曰此明卹贈尚寶公諸敬陽先生祠堂也嗚呼公之去今二百年於茲矣祠曷爲而新此在公之德足以廟食百世而賢裔孫尊祖敬宗之志亦足以厚邦族風勵子孫也謹案公諱壽賢字延之號敬陽萬厯己卯舉人丙戌進士遇事敢言救海忠介公劾督學御史房寰詔還家省愆戊子起南陽教授士相率爲有用之學庚寅遷國子監助教爲六館矜式三年升禮部儀制主事絕苞苴戚晚黃頭無所附時蘭溪在政府與大司馬石星依

附不職公劾之直聲震朝廷再上書王文肅正位東宮光宗之立公默相之尋見時事日非移疾歸築室寶華山中欲以所學用之於鄉四方奇傑之士雲集其庭故其所造就多人才性簡澹於物無所好政施孝友遇水旱厲疫或親故阡危顛濟之狀卽倒廩設方畧不少靳郡縣大夫時時就公咨所便晚纂易山中專意復性之學駸駸自謂有得病作絕筆於蹇歎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卒年七十

一弔者數千人馨爐於頂相扶攜擁門哭盡哀天啟初朝廷思其德詔贈尚寶司司丞於是四府縉紳三吳耆宿合詞籲請崇祀有云妄擬東海聖人則吾豈敢以方關西夫子殆謂過之有此偉人終於郎署位不配望天下惜之都

真新縣志卷四十一
御史上其事於朝行令置主送入鄉賢祠仍卜地迎薰門
之放生池建祠崇祀會國變子孫微轉徙遂廢不可考余
嘗慨名門右族不克光其先烈昭其禮祀者所在皆有或
歿身不獲表章或不能敬其事以致墜廢至於既廢蓋鮮
有能興之者嘉慶紀元之冬公之裔孫止淵先生諱秉源
具牒學官言八世祖尙寶公崇祀鄉賢流芳邑乘裔孫等
多城鄉散處耕讀爲生向來祠屋一區傾隤已久願置田
以供祠祀求給帖而免差徭中丞費公允其請乃以嘉慶
六年重建今祠祠之制爲堂三楹龕尙寶公像而祀之其
右爲宗祠亦三楹稍隘祀茂卿公以下十五世爲栗主者
十有六其前寮二族人之力於祠者得置主焉虛後宅爲

與祭者齋居飲酒之所餘房設庖湏春秋致祭無闕禮祠
田一百四十一畝有奇給帖刻石於堂簷之西其租賦所
入歲給祭埽修葺祠墓以其餘贍族之孤寡無依者喪葬
無具者不能婚嫁有志讀書而無力者各有差凡諸設施
殫其心竭其力六年止淵先生卒其弟退思丈秉升實踵
成之鴻素游止淵先生之門頗與其事故得親見其始終
云初先生病彌留以祠堂記相屬鴻謝不敏久而未有以
應也頃者退思丈馳書至云日來喘急臥不能着枕幸卽
脫稿尙得生前一見嗟平人之愛其先不懈於歿生存以
呼吸之間有如此者夫顧余文不足爲公重謹就志傳詮
次崖畧俾登堂者瞻遺像而知其人而止淵先生兄弟積

崑山縣志卷四十八
三十年苦心表揚祖德至於沒齒不忘後之人讀其文可以考而知焉其不朽矣

葛常旭守中孫先生傳

先生姓孫氏諱岱字子佩一字守中初名之堂後改今名系出唐金吾將軍萬登公後七世祖諱奉山明季自歛遷崑居安亭里五傳至太學生光祖公有幹濟才好古博雅鄉先輩張純閒爲作墓誌銘先生其仲子也性孝友嗜書年十四丁太學君憂哀毀如成人事伯兄甚謹兄性卞急終始無違言有從弟某者爲佃農所構牽連反覆幾不能脫先生力爲排解事得已嘗見宗族豐嗇雖殊皆先人一脈也坐視其困而不拯豈古人敬睦意哉當是時生產已

稍稍落矣然收養族中無依者衣食之外而殯殮之終身無倦色季弟早卒伯兄又非命自殞外隙內訌乘時交作母陳太君慘愴恒悼疾且日劇先生奉事惟恐弗周心力交瘁遂致篤疾其卒也距母喪僅四十有一日云幼讀書目數行下於經史無不通直窺唐宋大家之奧而於歸熙甫文尤爲篤好故其爲文淵懿樸茂根柢深固而識者良難屢試不售援例入成均爲門戶計也居閒益自刻苦凡漢唐箋註以及歷朝掌故與夫三代鼎彝周秦碑碣靡不精於賞鑑卓然名家其所著述若詩文篆籀花鳥之類流傳藝苑沾溉後生悉可寶貴家有挹翠山莊清幽閒雅斐几明窗圖書滿架春秋暇日名流多嘯詠其中比之玉山

崑山縣志卷四十八
艸堂其一時之欽重先生者爲何如也旭弟盛移居安亭
與先生令似彝亭善且得交向之知先生者因卽行述以
哀次傳畧使後人有所攷焉著有安亭江志震川年譜守
齋類稿守齋日記笠澤秋蓬集白於山人詩集長笛滄波
集安亭雜事詩春颿集三潞齋審定金石拓本深竹閒園
說印等書皆當代名人爲之序而刻之其庶幾傳世而行
遠者哉

戴浴遊馬鞍山記

環城山多堆阜不見石石棱棱拳大森然搏躍莽蒼閒者
則城北馬鞍山循山麓西折而上數百武有一亭焉曰流
憩繚以石檻正南九峰隱如繪東京玉柱塔京口趙師筠

齋乃主是遊者其令似魯巖賓國從江右余牛池先生破
曉先埃文昌宮次吳三銀帆次子與徐大可貞最後朱三
青澗郎大芝田在宮住持僧智靜導登文星閣閣轟頽然
陡起於山之脊左眞武殿右樊侯祠祠前土斷處一圓石
銳其首側立如筆日文筆峰相傳南宋孝宗時奎星見於
茲或曰否而榛穢中突露一斷碑碑得十四字云爲語劉
郎勤下問孤城極目總堪憂餘莫識仰視塔凌霄梁天監
年建蓋九級焉後百里樓層簷接翠飛檻凭雲吳中陽山
靈巖穹窿鄧尉隱約辨識而陽城傀儡一碧萬頃奔赴目
睫間眞茲山之鉅觀也返而小飲日正午雜列肴蔬酒數
巡倚醉探玉泉井井屢濬屢涸存其迹又東石佛洞洞存

石像四一缺跌坐者半截洞前一望艸茸茸屢聲咄然恨
不一拜龍洲道人墓取道仍向所來路更過曇華亭亭張
如蓋下故桃源洞我家百歲翁棲隱所也楊子器記其中
可布席繞洞桃花數百株今皆非故矣慨焉跣久不復循
徑走趾屬尻接一躍出黃太常墓背卽西巖巖石或鬣或
臥或伏或怒欲怖人想繞山大水時驚濤觸石羣豬蠕蠕
然動怖爲甚而志相沿有亭有軒有題額皆莫憶惟一綫
天上天開神谷四隸字片雲穿石峽飛浪到天門十鉅字
薜蝕猶未竟獨赫焉劉公洞三字前明劉二尹諱諧者
所建俞允文題先華陽後斜陽今乃改爲長陽嘻使惟此
蠕蠕然動者恐茲山之勝未必能耐久遊遊亦未必能耐

人傳也薄暮山向暝猶耿耿歸趙師筠齋首唱以唐張祜
遠景窗中岫孤煙竹裏邨爲韻訂諸同遊分賦而命能畫
者圖其勝能文者序其槩戴子溶敢濡筆而爲之記

李存厚重建崑山城隍廟賓館記

城隍之神古典罕聞李陽冰謂惟吳越有之然案北齊書
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隋書五行志梁
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則城隍之列
命祀也蓋自六朝始今則崇奉徧天下矣崑邑城隍廟元
季始立在縣治南百步明洪武中降制勅封增修祀典始
移馬鞍山之麓 國朝因之春秋祈報邦人士於是告虔
焉廟之東有賓館則邑人謂幽明一理城隍神旣鑒察一

邑當延訪羣祀之神不可不高閤闔厚垣牆以無憂客使
故特設爲館其館不知創自何年積久漸圯嘉慶辛未夏
遵義王侯由詞垣來尹茲邑凡令始到官必致祭於神而
後視事侯當齋宿躬詣時卽以是館爲觀瞻所係宜撤而
新之泄政明年歲壬申時和年豐百廢具舉邦人旣安吾
侯之政而始有以致力於事神矣於是司廟事者遂集議
重建之且各任執扑行築之勞侯旣捐廉俸倡於上而一
時士民亦踴躍樂輸越二年甲戌九月侯奉檄轉餉豫州
來權邑篆者爲西蜀艾侯下車禮謁慨斯役之未竣也亦
捐俸以助并爲之多方鼓勸而在事諸人始終經理久而
弗懈今年乙亥五月乃克葺工重簷複棟煥然翼然視舊

觀而益恢焉將落成適王侯以公竣還治邦人士旣感神
之靈顯丕著而更頌兩侯之勤民致神故得成盛事於不
朽也是役共糜白金若干其捐貲姓氏董役者旣泐石以
示信而宏規大起神爽式憑不可無文導揚休美存厚展
拜廟下樂觀厥成不揣固陋遂泚筆而爲之記并系以詩
曰於赫明神來鎮金湯爰禮羣祀玉山之陽象瑜轆轤翠
旂飛揚紛綸葳蕤咸賓斯堂俄焉中圯行道盡傷菟葵燕
麥搖蕩春光兩侯同志聿新舊章程功庀材罔有不覆焚
燎布翼棗桴高驤歟靈雜逕揖讓冠裳凡我邦人神是保
障宜稼宜穡而安而康維我賢侯珪幣肅將工役告訖神
錫之慶春秋俎豆來饗來饗周斲綰綽稟壽無疆

吳映奎新陽江擢歌序

新陽江在鹿城之左東及夏駕浦俱與吳淞交會處李尚書克嗣治水疏所謂節制江流使不斜趨阻遏渾潮使不倒流指此每晴江如練水天一色唱晚漁舟出沒於煙波蘆荻間勝賞當不減鴛鴦湖上也雲間張晦堂先生以承明著作之才秉鐸於茲課士之暇輒采邑中故實成新陽江擢歌五十首吟諷再三正則麗真婉抑抽縻讚事叙倫動關風教斯真大雅之矩矱而藝家之鼎呂也吾邑爲吳郡偏隅地而山川風物頗著遐邇自唐迄今千數百年來之秀嶺明湖仙壇梵宇花房竹嶼漁市農莊之屬靡不發爲詠歌播諸風雅其成編之最著者如龔樂庵之崑山雜

詠顧仲瑛之艸堂雅集艸堂名勝集王理之之雜詠百首崑山倡和集孟光祿之續崑山雜詠周太僕之玉峯詩纂鈎奇弔古卽景寓情咸足以裨志乘而昭來茲今復得先生綜括搜羅綴輯成什譬之積玉琤璫非哲匠不能雕鳩材礫犖非鴻工無以飭其亦可增美前哲而潤山川之色也夫至新洋之爲新陽蓋雍正間行縣以是江得名慮邑多水患易洋以陽亦松郡去水存松之例也附書之以諭來者

吳映奎馬鞍山雅集記

京口趙筠齋先生以今春權新陽司訓及秋受代會次君魯巖孝廉買舟來迎行有日矣玉山院長西江余半池及

余輩數人悵先生之去也招集於馬鞍山之奎星閣下爲先生話別先是旬日間細雨濃雲陰晴各半同人方以減阻游興爲戚至期余黎明起則長空澄碧四無纖雲旭日初升而余已上翠微矣未幾先生及諸同人先後畢集推窗縱目則稻畦萬頃烟樹千村悉會於几席間鼓勇上三天門入華藏寺由凌霄塔穿入大殿爲茲山最高處其上卽百里樓登樓遠眺九峯列其南虞山亘其北穹窿靈巖峙其西婁江及陽城硯礪諸湖縈繞左右如匹練所歷旣高眼界益擴殿之右突怒斗峭者文筆峯也峯舊在東山石塔之右是峯本名紫雲巖明時建石坊於上遂移以名返至閣下談讌流連至日晡復相與攬東山之勝歷玉泉

井古石塔攀援迤邐至祖師殿殿左平岡可布數席俯瞰邑中城郭市廛高樓古刹一一可指數已乃拾級而下至山腰松篁颯沓中有亭翼然曰曇華亭其下爲桃源洞亭中四圍上下列五百應真塑像亭之右爲準提閣去地漸近而廻視峯巒奇秀之觀方自茲始循山之西麓行暮色蒼然夕陽返照陡見猿蹲鴟伏渴驥怒貌如巫峽之峻峭如太行之鬱蟠殊形異狀層疊於山之西南面者爲夕陽巖爲一綫天爲老人峯爲天開神谷爲飛浪天門爲棲霞洞爲長陽洞爲羣豕石皆得之依稀指點間蓋遊者至此固已目眩神竦而茲山之靈秀亦約畧盡之矣夫名區勝境天之所鍾而必待人而顯馬鞍夙稱名勝而非得累代

品題如唐之孟郊張祜宋之荆公坡老元明之鐵厓季迪諸公亦茂由發洩其奇以見稱於百代然則山與人固有兩相待而非偶然也筠齋先生以江左名宿暫棲外翰魯巖孝廉復以終賈之年負承明著作之才而半池余君則以偉望鴻儒千里來此風雅道義合并一時山靈有知有不屏去障翳而畢呈真面也哉是役也先拈張祜馬鞍山詩遠景窗中岫孤煙竹裏村句相與分韻以賦倩郎子寫圖於冊而屬余爲之記余與先生交近而意遠臨別黯然固有不能已於言者因不辭而記其事如此先生名念祖半池名紹緯同集者魯巖允泰弟賓國允觀同邑朱君銓戴君溶李君瑛徐君大棻郎君際昌時嘉慶己巳秋八月

五日

吳映奎新陽縣城隍廟碑記

城隍之神著於令甲久矣凡郡守貳邑令佐必先瞻廟而後視篆有事山川則奉其主以合食於壇有事於厲則位其主於中統羣祀焉蓋 國家理明陟幽惟欲神人合德以爲民福是卽古帝王神道設教之致意也新陽縣自我朝雍正四年析崑山治之半分設廟則邑侯王公士任卽崑邑廟賓館改建乾隆初增置後寢都人士以規制逼仄爲嫌歲庚午適本境興仁坊羅漢橋之右有故宦家顧氏廢址一區其裔孫捐作廟基是年募集城鄉紳商富室暨各圖長各市牙衆捐愿項得數千緡乃始庀材鳩工明年

冬廟及儀門麤就始迎神像安奉是秋鹺商汪獻琛捐築
演劇臺於儀門壬申秋先後得廟旁餘屋邵孫馮諸姓四
十餘楹並廟後隔谿葉氏之半繭園計償值七百緡有奇
自是廟之形勢始益擴癸酉夏建二堂於廟之後丙子建
甌甃於廟之脊己卯春建大門及鼓亭賓館又數年築舒
嘯堂於園中小有堂之南築左右廊樓於儀門內比時謀
更建寢室邑人顧景愷已捐入舊樓房材木矣乃以司事
因循玩愒荏苒二十餘年不惟廟貌黯然甚至庫藏服御
諸器物銷耗什五六而顧氏所捐亦朽壞幾半丙午春邑
之人力圖振興乃議擯司事更定久遠章程設簿分司內
外供御之具既恢復增置然後於舒嘯堂之右作寢樓樓

左右翼以五楹堂之前作歌臺又得大雲堂基地數畝大
雲堂爲是園廳事在今揖山亭後荷池北葉氏久賃居他
姓尋蕩爲廢圃併歸廟園始繚以石垣嘉慶辛酉春改築
賓館復重修樾閣置廊榭於閣前後園故凋殘及是檐宇
垣牆迄疏泉壘石之處咸以次鼎新是秋前邑侯合河康
公以河帥左官重過是園登小有北高阜覽眺流連命作
亭其上手顏其額曰揖山又於小有堂賓館各手題聯額
以志往蹟嗣復增築賓館後楹頗精整雄麗戊辰秋竣工
此則是廟前後興建增修之大略也蓋自作廟以來至於
今六十餘年其間基地簷桁之漸廣工作興替之頻仍與
夫經營竭力之人踴躍捐輸之戶不知凡幾而檔冊就湮

記載闕如莫得而詳舉焉今者廟貌崇隆規模宏敞翬飛鳥革之觀樹石林泉之美固已擅勝一時繼自今神罔時恫物無疵厲邑士民以歲時之豐樂報賽廟庭顧瞻神明之有赫其必惺然於福善禍淫之故爭自祓濯以免副神人合德之意乎廟中任事最久之朱翁宏道慮積久無徵屬余援据見聞記之樂石俾後之人有所攷而知焉其董是役而勞績最著者搆建時爲陶元調趙御玉蔡安公吳在文等丙午後爲葛宸耀陸穎南秦裕南吉茂林朱宏道孫耀章等例得附書於後云

潘道根修復前明孝子陸君暨配烈婦鍾氏墓表

國家崇重禮教凡學臣案臨必先體訪孝子節婦符例者

彙請

旌表餘者給額獎勵所以表率之者甚至道光二十五年秋學使閣學張公芾以科試事蒞崑山崑山新陽兩學廩增附生員某某等暨郡邑紳士某某等二十餘人上書言前明崑山故孝子陸安字修平本縣道德坊人父德甫素愛客客有事在官德甫爲保出初不知其罪犯大辟也客既出逸去時國法最嚴保結凡本犯脫逃罪坐保者德甫因械至京師將治罪時安年二十一初婚未及半載別其婦鍾氏刺血書代父典刑四字於衣走京師伏闕請命詔許之赴市神色不變觀者無不流涕安既外德甫囊其骨歸甫入門鍾見翁甚喜亟問其夫德甫指囊而哭鍾大慟移時遂自縊時洪武癸酉九月也合葬在縣東城

薦巖寺南三十餘步嘉靖甲辰教諭沈應奎爲文以祭崇禎中墓爲鄉人所侵邑人諸永明顧瑩贖而歸之因爲修復知縣萬日吉題其碣曰孝烈雙修之墓而祀其主於學宮之忠孝祠今事隔前朝年幾五百荆榛莫翦邱墳翳如甚非所以仰稱 朝廷嘉予孝烈之至意伏讀乾隆十八年

高宗純皇帝恩詔一欵凡在忠臣孝子先賢墳墓地方官查明報部防護 洪恩湛澣下賁黃壚本縣先賢如夏太常卿景葉文莊公盛等墳塋俱邀 特典如安夫婦孝烈卓卓宜在一體伏懇飭令縣學所有遺墓出示禁約樵采仍與建碑墓門式揚懿行俾來者有所觀法其於風教不

爲無補報曰可且頌題額曰孝烈遺塚於是崑山縣知縣王省山新陽縣知縣陳懋藹縣丞某某教諭訓導某某等率儒紳好義之士爲伐石具紀其事而徵文於余余謂孝子之赴外救父爲至孝鍾之捐生殉夫爲至烈而明太祖之能成安志爲至仁也設當日高皇不從其請或安少濡遲德甫已就刑安於此時亦必撫膺嘔血慟絕而不復生也然而孝子之心傷矣惟高皇好生之仁執法之義竝行不悖君體臣心子保父命由此論之豈獨純孝至烈爲千古罕有哉卽君臣之際亦兩全而無憾矣夫君君臣臣父子子子夫夫婦婦人道之大者也是不可不書之以爲世法又念朋友亦五倫之一也孝子之父不問其友之所犯

者爲何辟而毅然身出任之事雖不詳其中必有不忍者矣非篤於友誼者能若是乎是皆難得承命爲文獨揭孝子與烈婦之大節以爲萬萬世爲人子爲人婦者勸若其英風浩氣蟠乎天而際乎地者固亘古而常在也式斯墓者尙有感於余文

潘道根夏烈愍公祠堂碑記

惟乾隆紀元之四十一年正月己卯

皇帝憫念故明殉事諸忠守臣無貳心之義殞命湛族百折不回爰命廷臣迹行議諡俾建祠於其鄉於是廷議爲專諡通諡之典前後凡得一千六百餘人吾崑山以海隅下邑予諡者十人江西布政使夏公特諡烈愍猗歟盛哉

公諱萬亨字元禮萬厯戊午舉人崇正末以江西分巡南瑞道署布政使與分巡道王養正等六人外國事詳國史郡縣志及家乘公於一國朝康熙五十六年崇祀鄉賢雍正元年復崇祀忠義孝悌祠以孫祥生附而專祠未建道光二十七年公九世孫德基承先志以四十一年詔書從事建公祠於縣之繡衣坊經始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落成凡縻白金三百兩祠成命根爲之記根謂公與諸忠其致命遂志誠可感天地動鬼神矣而 聖朝褒崇之典施及異代實前古所未有於以作忠勸孝爲萬世鵠是可書也已夏故邑中鉅姓在昔太常公景與兄中書公昺及子中書鐸後先競爽及公而以外節顯邑之世族國之世臣於

祀事爲有光於繼承爲有後如德基者又不可以不書以昭我 國家崇獎忠貞之盛典用紀夏氏世世子孫感戴之忱於千萬禩因稽首再拜而書於碑

李清鳳羅漢堂記

薦嚴資福禪寺昉於唐季吳越鎮邊使劉璠捨宅創建僧
巨雲開山宋南渡後屢降御書匾額建有御書閣元泰定
間寺宇被焚越十餘年僧希顏募建大殿山門及佛像莊
嚴以次完整明正統中巡撫周文襄公又於殿後建毘盧
閣卽今萬佛閣是也至 國朝乾隆中邑人士於閣之東
南建齋屋十餘楹以奉羅漢香火嘉慶以來漸就傾圮今
已無一椽存者主僧廣照於寺之大殿山門已屢次募修

而於羅漢香火力有不逮寺故有鐘樓在山門內道光乙
未秋燬於火丙申春廣照募鑄大鐘移懸大殿而欲仍其
遺址改建羅漢堂因與邑居士家舅氏吳君元錫及柳君
泰錦商之乃遂鳩工庀材構屋三楹圍之以廊棖題丹雘
巍如煥如亦足見主僧之願力而邑人士佈施爲不倦也
顧裝塑五百金身工鉅難成爰仿常州天甯寺繪像臨募
勒石冀垂久遠且俟有力莊嚴者得所規撫焉乃方議經
始而廣照遽於丙申冬示寂柳君不負宿諾因出資摹石
閱十餘月而五百法像咸葺厥工由是四壁琳琅皈依斯
在而應眞度世永示慈悲於以頌 聖祝釐俾兩邑士庶
樂就瞻而躋仁壽則兩君此舉不可謂非盛事也廣照名

擴根冬夏一衲科跣終身蓋非戒行精嚴者不能邑居士
邱文瀛帆別有文以誌之至司事紳董以及捐輸各姓氏
另勒於石庶後之人得有所攷核云道光十有八年歲次
戊戌孟春月撰

張潛之崇賢祠後記

崇賢祠在馬鞍山南麓初名三賢祠康熙間邑人王喆生
呂廷章等建以祀節孝朱先生仁節陶先生并孝定朱先
生而三焉同邑諸世器議謂不當以三賢名孝定於節孝
父子也於仁節則甥舅且翁婿也以故改今名而移節孝
仁節兩先生木主祀於堂之閣實始於乾隆五十六年也
祠之建也呂君嘗爲之記矣惜其文不載於邑乘顧余意

我邑乙酉之難兩先生殉節之烈其忠肝義膽磊落光明
與夫孝定先生蓄道德而能文章千載而下所謂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者自建祠以來邑人士瞻拜于斯當何如其
愾然興歎蕭然生敬而無如世風愈降人心愈澆上之人
有牧民之責者既不暇以作新斯民爲已任後生輩出每
春秋佳日裒哀祠門叩以諸賢姓氏或不能舉幾與堯童
田叟等然則民俗之盛衰先賢之俎豆是在良有司之責
哉道光二十一年新陽馮侯旣蒞政以暇日來謁斯祠旣
退謀諸邑人士以我邑前明魏恭簡公講明理學與孝定
先生先後頡頏建議以公木主並祀越明年八月恭簡公
主始入祠而侯則以前去官矣竊疑侯之此舉不盡合于

建祠之本意蓋斯祠之建由王呂諸君皆嘗受業于孝定之門者然則祠之建爲孝定也由孝定而節孝而仁節固三賢也然議者猶以父子甥舅爲嫌今忽以恭簡之主人孝定之祠南向並坐後之人疑以傳疑且將以斯祠爲恭簡孝定而建而以兩先生爲附祀是于斯祠之建終不合也雖然若侯者固以作新斯民爲已任者則是舉也抑豈俗吏之所能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知而不辯將并其善而誣之不可也記之以誌後之謁斯祠者馮侯名相蔡直隸天津人也

韓印募建顧鄉賢專祠及堵何祠增置祭田引

惟

宣宗成皇帝在位二十六年特允江南督撫之請以崑山先儒顧炎武入祀本邑鄉賢祠春秋致祭命下到學時崑山校官何錫九新陽校官韓印奉主入祠以妥以循禮也而邑人士以先生文章行誼持勝代氣節之終開本朝經術之始欲爲先生更建專祠以廣朝廷崇儒重道之至意越四年己酉婺源余君龍光來宰崑邑余君亦能學先生之學者商於邑人擬請撤新陽丞廢廨改爲先生祠堂會以水災籌辦賑卹未暇兼顧量移元和瀕行猶殷殷以祠事屬印印惟亭林先生學貫天人儒林冠冕近者楚南何太史紹基以先生曾流寓金臺不可沒其舊跡偕故相國陳公官俊雲貴總督賀公長齡兩江總督

李公

星沅

今相國祁公

鶴藻

杜公

受田

尚書賈公

楨侍郎

呂公

賢基

諸君子集貲購買都城西偏慈信寺故址建先

生祠堂而阮儀徵相國

元

爲之記矧在梓里其可無專祠

乎而邑諸生吳君再錫感其叔父映奎竭半生之力成亭

林年譜未刊而歿銳意欲繼先志請任建祠之舉述於印

印愆憑贊助廼議就玉山書院東偏新購福濟道院舊屋

葺堂三楹以安木主斯堂也舊祀純陽像昇後樓則後

樓不能不修整也堂之前爲門一重建屋五楹以其傍收

儲字紙因堂之右舊有字庫故也院基得之李氏於堂之

東偏新一小屋使李氏之主舊存道院者咸棲於是不忍

沒棚始之人也帶以長廊繚以重垣土水方興忽於堂之

後訪得一小菴審之實先生家廟顧氏先代神主猶藏菴

中見者驚異擬於堂之後更建三楹以奉先生先代神主

嗟乎此一舉也安知非先生之靈有以默啟之耶規制既

宏工用益浩印與再錫力綿深懼是役之不克終而又不

忍苟簡以塞責也印送試入郡以詩告余君余君喜夙心

之獲遂將徧告同志集貲以成斯役有餘購田以爲歲修

及祭費此豈特表揚先哲之深心亦所以推廣 朝廷崇

儒重道之意歟又何君錫九旣奉亭林木主入祠不數月

以疾歿於任邑人士感君八年訓迪之澤奉君木主配祀

堵公祠因改堵公祠爲堵何二公祠旋又請祠何君於名

宦大府以聞奉 旨允行堵公名應畿宜興人號肇域故

明時司鐸崑庠何君定遠人號訪亭亦宜募置祭田以永
祠祀伏惟當代大人君子與夫郡邑人士提挈而兩成
之不勝感幸跂盼之至是爲引

韓印堵何二公祠記

崑山新陽儒學明倫堂西偏舊有祠祀陽羨堵公建於前
明萬歷越三百年而邑人士以陰陵何公並祀易堵公祠
爲堵何二公祠吁可以觀矣堵公以學博見重當時爲祠
以祀而久或習而相忘得何公有以綿之何公以學博見
重當時爲祠以祀而事難創始得堵公有以先之堵公之
繫於人心者在釐正祀典攷定先賢先儒位次而何公興
修學宮濬通泮水固宜其比而合之堵公以超擢去官何

公疾終鬻舍何公有子官翰林能文章而堵公之哲嗣書
闕無傳二公之事蹟又不必拘拘焉強而同之邑人士請
爲記印不文堵公之宦蹟詳於邑志無庸記何公與印同
官忝附戚誼記之恐涉於私堵公舊有像何公高足弟子
方學博瀛拜座下願補塑何公像冠服用四品從其子之
封秩乃恍然二公之靈在左而在右也來格而來亨也謹
書之屬邑人士勒於石

馮渭重建新陽水次倉碑記

古者取民有制辨壤以任地財貞賦以寬民力故吏不侵
民民不負上咸安其業而輸其賦於是乎有倉以藏之周
禮倉人掌粟入之藏月令仲秋命有司修囷倉所以珍嘉

皇朝興利修志 卷四十一
穀重國儲也新陽於雍正四年析崑山之半而治焉地瀕
水宜稻田田圩之築以防水患歲修漕政則與崑邑埒邑
有水次倉者棚于明宣德中巡撫周公忱舊在麗澤門外
少北名曰玉峯倉嘉靖中倭寇亂移建入城夷其地爲演
武場我朝順治初仍設官倉名水次以別之析縣後前
邑令程公允烜移建于留暉門外周圍得四十餘畝倉廩
二百二十間倉之南別建三十餘間以儲白糧其時海宇
承平百姓樂利無兵戈之苦無遷徙之勞故民無曠業國
無乏用休養生息上下相安於無事者百年餘茲矣咸豐
庚申粵賊入寇城以陷烽火所燭艸木糜爛衙署院舍無
復有存而倉亦燬焉賊平之一二載

聖天子憫恤瘡痍蠲免租稅比年來流離者漸以歸失業
者漸以復然猶慮其元氣之未能遽培培焉而未能永固
也乃有減賦之舉新陽舊額應征米豆八萬一千三百三
十四石有奇今以案畝照章遞減所征實有五萬一千四
百三十六石有奇計減通縣十分之三國家之所以惜民
力蘇民困養民氣者如是其深且厚也而漕倉之建卒未
聞有議及之者噫是誰之責與是誰之責與余以同治丁
卯秋承乏是邑既自媿德薄不足以感民才短不足以導
民輒復慨然于百廢之未舉而無以盡守土者之職也乃
首謀所以建倉厥者資無所出則於所收折漕公費內石
提泉三百文以資經費有不足則捐廉以益之請于前布

政使巡撫丁公既允行且嘉獎記功焉則以能不請帑不
勸捐而爲糧戶與百世之便利也爰命梓人庀材鳩工冀
除故址經始于六年十有二月以七年四月落成仍其名
水次門堂內署得二十有九間倉廩左右凡四十間四圍
繚垣百有二十丈其棟宇之結構墻垣之周密牖戶堵砌
之綴飾者皆爲久遠計也夫以余之德薄才短不能有益
於民事而猶思一二有以盡守土者之職以興復舊蹟後
之邑令有賢於余者倘能因斯倉之建而廣厥基地增厥
屋舍以媲美於昔者乎余又願後之邑令有能整齊畫一
於漕政者使吏無民侵民無上負上下相安無曠業無乏
用以不負國家重農惜穀之至意而不僅爲增廣倉廩計

也然則余之建斯倉者亦何功之有哉爰爲之記而勒諸
石

王定安重建拱極門鈞橋記

今

天子御極之七年余奉檄權知崑山縣事甫下車問民間
疾苦廢者期以興墜者期以舉榛莽蘊隆期以芟夷而埽
除之八年春當路又有加惠道路之令下於縣余益採訪
民瘼不敢或懈焉邑之北門外屬北鄉往來要道地低瘠
每大雨水勢輒澎湃汪洋行者至病涉而附郭故有橋曰
城橋尤行人必經之路初時規制頗宏固旣遇兵燹橋石
皆零落殘燬不可問重貽行者艱夫司嶮知山澤之阻而

達其道路道路之阻則橋梁之載在周禮詩曰造舟爲梁
夏令曰十月成梁言王者蕩平之政惟此爲最亟也曠此
不修將如欲渡無楫何爰命紳耆召匠度工謀以利行者
旣復命約得錢三百餘緡北鄉顧貧瘠無以資然又不能
不集力以襄其修余廼捐俸若干倡始之城鄉士民其各
互相勸勉有踴躍無推諉此余之所厚望於諸君子也其
鳩工庀材宜如何節省如何堅固尤願各同志悉心籌畫
不厭精詳俾斯橋之落成於不日云是爲記

吳以辰明五烈女墓碑

明世宗時日本寇作入吳淞江江之北崑山永安鄉雞鳴
唐上有五女墓焉五女死同日葬同穴兄弟也以日本寇

難外

皇清咸豐四年秋九月朔日鄉人傅鈺吳以辰過墓下弔
焉鈺曰五女之有聲兮無姓名兮值駭機而不驚兮恥媮
生兮白刃唯嬰兮有圖經兮以爲細而弗爭兮艸青青兮
狐兔夜鳴兮鈺之獨如此以辰和焉其獨曰嗟人事之可
議兮寇方入有司媚兮專城而居不啟鎖兮或棄之而走
從風靡兮民遺其殃肝腦旣塗地兮悲哉古今人無五女
之果兮是日鈺從弟春江以有疾不獲與疾旣瘳鈺以獨
使聞之曰美哉弗可已也已爰以冬十有二月旣生霸傅
鈺傳春江吳以辰相與羞谿毛荐豆實昭告于是五女之
神五女故農家女寇至方共踐麥以遇賊不屈外嘉靖三

十三年也于是春江復爲祠祭焉曰去茲兮三百載凜冽
兮如在孰壽兮孰夭孰顯兮孰晦燕子飛飛兮堪憐黃鸝
鳴兮趣耕田傷往兮出涕仍麥隴兮年年莽莽兮大野自
雲中兮來下長無絕兮片土行者兮下馬洵殊兮媻媻秉
高節兮若華蘭尊兮桂藉式神明兮不瑕祭畢立碣墓道
表封域鉅春江亟謂以辰曰盍記諸蓋將以施于天下使
後者有聞焉然而五女之墓信矣墓在菜區北一圖皇字
圩旣立碣乃覩前祠別刊石馬澤里祠中

吳以辰書朱柏廬先生格言帖後

吾邑當明之亾有遺民兩人焉一爲亭林顧先生一爲柏
廬先生顧先生以遘家難流離顛沛未嘗一日安居故鄉

朱先生稍後出念其尊親孝節先生乙酉之難終身不仕
而其學主於居敬立誠其爲已之修邈世不見知而無悶
謹嚴篤實不爭持同異以立門戶蓋庶幾蹂躪于中庸之
域者矣孝節先生諱集璜字以發偕陶仁節先生同日殉
國仁節孝節婚姻兄弟所謂陶朱兩先生也仁節諱炎字
稚圭家邑東關外雞鳴塘上師事同邑蔡忠襄公忠襄里
第在瓦浦與雞鳴塘水流相縱橫間嘗沂泗兩溪間溪水
澄清見底慨然賦詩馮弔而忠襄之第猶人人能言其處
無不恭敬者疆圉協洽之七月過王生履安石浦書舍秋
熱轉酷夜坐久不寐出此帖展觀所錄鄱陽洪氏以下格
言九則諸儒言旣誠慤朱先生書尤端凝盍遂有道儒者

貴州縣志卷四十八
之氣象溢於行間誠翰墨之寶矧余與履安爲先生鄉人
哉余生也晚不及一見里中盛時然能知而言之者度亦
無過於余今顧先生遺書畢出海內崇奉之者或但推爲
博聞彊記不知其爲經世之學有用之言至乃朱先生書
僅亦剽竊其言論字句佐舉業用蓋不特天下之人鮮有
知兩先生也而生其鄉者能因其嘉言善行奮乎百世而
興起者誰乎朱先生與陶仁節爲甥舅少嘗學於仁節雞
鳴瓦浦間皆其從舅氏吟風弄月處與余邨居至邇乃二
百年後與履安對其手書有不爲之低徊想見其形容者
乎故余於履安所藏帖慨慕如此邑後學吳以辰書

張鈇鳳凰泉記

馬鞍山陰有鳳凰石邑中婦暨皆知也春云暮矣適葉君
麗齋席君潔人來余廬而訂游焉是日也天氣清朗惠風
拂拂遂循山麓向西環繞攀危石躡巉巖時行時憩峯迴
路轉漸至山之北矣千章松柏荒塚纍纍相與噉吁者久
之乃披蒙茸剔古碑偶見缺月隱霧如得吉光片羽稍東
卽鳳凰石焉其峻嶒軒翥前人狀而肖之後之人何庸更
贅一詞哉正徘徊憑弔間聞丁丁伐木聲尾而晚之樵者
焉告余三人曰距鳳凰石下丈許有泉一道雖旱暵不息
試聽之其聲啾啾然如魚吸水如蠃爬沙一泐清越流於
山坡之曲凹處細艸叢掩故人不得而知也噫異哉千百
年來好事搜奇名流題詠代不乏人何絕無一言道及者

無一言道及必無一人知此者也竟樵夫牧叟之不若乎且余居山之南不過數十步春秋佳日每繞山一匝以暢于懷亦第知有石而不知石之有泉也苟無人告余且無二君約余游烏得而知之是游也吾三人之幸抑亦茲山之幸也夫數年前有傳說吾邑地氣漸轉值雨初霽山中浙瀝有聲然聞其言而不能指其處也況得自雨後逾時卽竭安得名之曰泉而是泉也其聲蓄于中其流浹于外脉絡貫通洵非涖蹄可比苟接筥以吸之吾知烹茶釀酒必甘美無匹獨惜無好事者爲之也或曰是泉也殆無于古而有于今耶昔東海徐氏面此石而構園名公鉅卿頗多唱和豈乏摩挲片石以析其脉理者而無一語及泉卽

誠齋盛公于是園再舉耆年會詩有曰泉落深松裏有曰疏泉入園沼亦僅彷彿言之而非確鑿指之余曰不然桑田滄海雖變遷不一若泉流貫注必無古今異轍想東海當日會耆年集冠蓋不過總觀其葱鬱流覽其大勢而已反不如樵夫牧叟之穿閱有得也噫吾知之矣樵夫牧叟知之而不以爲意高人雅士知之而莫探其處以致是泉之亘古不傳也二君謂余曰卽名之爲鳳凰泉以補邑乘之缺亦何不可者余曰可

張星鑑代藁請漢儒許慎從祀 孔廟疏

竊惟聖人之道垂諸六經而六經之義非訓詁不明故周公作爾雅雅者正也所以正文字也孔子之論衛政也必

真州府志卷四十一
先正名鄭注正名謂正書字也然則文字者經訓之源而發明小學之儒當亟爲表彰也西漢承秦蔑學詔求天下遺書立十四經師博士易則施孟梁邱書則歐陽大小夏侯詩則韓齊魯禮則大小戴春秋公羊則顏嚴穀梁則江氏當時以經爲博士者皆自明其師無師說者不得列學宮能兼通者聽之而不得背其本師漢末失學經義稍衰明章之間儒術始顯太學生徒動有千百耆名高義編牒授徒繁其章條穿求崖穴別體俗書鈎觚析亂遂不免賄更漆書私定竹帛者南閣祭酒許慎懼文字之滋禍撰說文解字十四篇又叙一卷明形聲指事之本原摭拾周秦諸儒之說正文字以正經使後世不徒見秦時徒隸之書

而猶見三代之古義是慎之功不在周公之作爾雅下後漢書儒林傳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其爲世儒服膺如此臣自幼讀書粗知漢學每見漢人說經喜用讖緯雖號稱大儒不免焉惟說文一編不雜讖緯家言學正品粹置諸聖門當在游夏之列其當從祀孔廟者一也兩漢訓詁之學首推毛公而善承毛學者惟許慎故說文之義往往與毛傳相合毛氏於有唐貞觀中列祀東廡而慎獨未與豈非曠代缺典乎其當從祀孔廟者二也兩漢傳經之功莫大於鄭元慎著五經異義鄭元駁之正見君子和而不同之義後世許重並稱無所軒輊我

聖朝尊儒鄭道既復鄭元從祀而許慎大儒得與鄭元並

祀亦是千秋盛事其當從祀孔廟者三也紫陽大儒崛起南宋講求性道一洗漢人之習而四書集注引用許書者不一而足臣讀說文一書見其解性情二字與孟子董仲舒之言相表裏是小學之元士經學之功臣七十子之微言大義賴以不墜者也其當從祀孔廟者四也方今士習空疎毫無實效卽有高談經濟忘思立言大率躁進之士勦襲古人成說竝非讀書有得者臣愚以爲欲求實效先通經術欲通經術先明六書唐儒韓愈有云讀書先識字未有不事詩書空言義理而有益於天下者也伏乞皇上將漢儒許慎從祀孔廟以隆祀典而振儒林并飭各省學政令士子服習說文解字俾學者由小學以進大學

而空疎之弊於此可挽篤行之士於此可造人材出而國運昌豈非經明行修之效哉臣爲崇尚實學起見是小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國子監司業臣汪鳴鑾謹疏

張星鑑代藁請漢儒劉德從祀孔廟疏

竊惟聖人之道在於經經自秦火而後六籍散亡惟易爲完備漢興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羣經稍稍出焉觀董仲舒之對漢武帝曰非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絕之弗使復進西漢治術彬彬乎近古者經生爲之也顧儒貴明體達用尤貴稽古傳經則河間獻王劉德其人矣臣考隋書經籍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

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及明堂陰陽之記無敢傳之者惟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授戴德戴聖慶普漢末鄭康成傳小戴之學後以古今校之取其義長者作注爲鄭氏學知古禮經出魯淹中獻王得之康成作注參用二本從今文者則今文在經古文出注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文出注此其大較也是儀禮古文之傳獻王傳之也古人言治春秋可無公羊穀梁不可無左氏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教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及光武中興韓歆上疏

請立博士范升等駁之光武卒立左氏學是左氏之傳獻王傳之也文帝之時詩始萌芽獨有魯詩景帝時有齊詩而大毛公爲故訓傳三十卷鄭康成六藝論云獻王號之曰毛詩授人小毛公萇爲獻王博士是毛詩之傳獻王傳之也其他所得如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先秦舊書見漢書景十三王傳中臣愚以爲西漢經生先獻王而起者有伏勝而伏從祀孔廟矣踵獻王而起者有毛萇而毛從祀孔廟矣獨獻王僻在河間僅一鄉之祀不獲登聖人之堂是猶衣食而忘先嗇先蠶師田而忘先貉先牧也烏呼傳經招賢開漢庭之儒術實事求是爲來學之津梁伏乞

皇上將漢儒劉德從祀孔廟循伏勝毛萇之例以表傳經之功是否有當仰祈

聖鑒訓示河南學政翰林院編修臣費延釐謹疏

張星鑑謁劉龍洲先生墓記

劉龍洲先生墓在馬鞍山麓自南宋迄今七百餘年過其墓者無不知其詩而俠者也而所以俎豆先生者其典久缺同治丙寅三月十有六日宗人孝曾告星鑑曰吾邑爲人文淵藪而龍洲先生實爲萬公之冠東齋之祀有元已廢空山古木敗艸荒谿牛羊從而牧之者不知幾何歲月矣今具一盂麥飯痛洒山南憑弔古人可乎余曰然乃訂同游提榼攜酒由相里橋而北見夫向之廟宇巍煥綽楔

林立者今則亂石縱橫敗瓦零星矣而先生墓石嶄然獨立石係元至正時所建撰文者楊維禎也書丹者褚奐也遂去荆榛取墨藩拓之讀其文飲於林下嗚呼先生以廬陵詞客飄泊江湖一時賢士如陸放翁辛稼軒輩皆與之交卽達官如周益公亦欲羅致門下今去南宋時遠矣吾不知辛陸二公之墓好古者可考其地否益公之墓有賢裔守之否惟先生俠骨詩魂終埋茲土俾千百世下猶動傷今懷古之心可知前賢陵墓不必子孫守之實賴後之聞風興者永守之也今日之舉卽復東齋之祀可也日之夕矣移席石壁間叢竹四圍清風拂人炊煙起城畔酒酣聯吟十餘韻則已黃昏矣相與步月而回仍自相里橋至

崑山縣志卷四十八
半山橋與同遊諸君別是遊也孝曾爲之主餘則同邑李
通欵人葉正傳東洞庭席元禧也例應並書

徐家疇上殷稚鴻司訓辭舉孝廉方正書

門下生在制徐家疇稽顙謹致書師臺大人閣下前月曾
姪孫經治銜台命來鄉欲以譟陋凡材應孝廉方正之舉
聞諭之下悚惶戰栗感愧交併特於本月十七日晉謁崇
階藉鳴謝悃竝達下忱乃蒙誨言諄諄逾分推許以爲兩
邑採訪無出疇右者不禁汗浹顏赧無地自容在師臺宏
獎之雅懷與夫誘勸之盛意可謂厚矣而疇有萬萬不敢
當者用敢肅具寸稟瀆陳左右幸垂察焉竊思古者三物
興賢首重德行閭閻胥比之族師黨正書之然後州長考之

鄉大夫實而獻之蓋遴選人才其難其慎如此後世人心
不古有處士者流虛聲純盜國家取人因之一變或以策
論或以詩賦至明而又以四書五經文設科取士我朝
因之於是爲學者競趨於文章不免重外輕內舍本務末
然徵辟採望優拔異等猶不失古之遺意但名稱其實往
往難之孝廉方正何名舉孝廉方正何典疇自顧何人而
敢謬膺此選哉疇聞奔競希榮者有識者之所羞志趣獨
矢者師長之所難喻故滅明見賞於子游漆雕辭仕於聖
門疇五歲而孤不逮事先大夫先慈撫孤守節教養成立
忝列膠庠雖邀旌典尙冀祿養以博親歡而質魯才疎
志不獲售今見背兩載干戈擾攘喪禮闕如揆之慎終之

義事事疚心清夜自思百身莫贖不可謂孝先大夫卒於
官身後無良田美宅之遺筆耕奉母非義財縱未嘗妄取
而一生食貧茹苦習慣自然身處脂膏或將自潤吾斯未
信昔賢不諱不敢謂廉少誦經書長守先訓頗知自好然
心期則古而不能不從今志切稱先而不能不諧俗非特
爾室影衾相在有愧卽與人晉接一言一動稍不自慎尤
悔叢生時時有之不敢謂方正疇又聞不虞之譽修士所
不喜過情之聲君子所深恥儻漫居其名上之無以副
朝廷作人之化次之或有害師臺知人之明外之未由塞
訓俗型方之望內之適以滋反躬自省之慚敝邑雖小豈
無務實潛修不求人知者願師臺密訪廣搜務使舉得其

人以觀感士林以風化閭里凡屬我儕與有榮施若疇則
非所敢聞昔者 顯皇帝登極江浦韓介孫先生司訓新
陽亦嘗命疇應 詔答以明有物議幽有神謫力辭不可
區區此心猶前志也語云人之知己不若己之自知鄙懷
涇涇不欲自欺況在制中忘哀求榮敢干大典以自取戾
至師臺薦引之恩不敢負正不敢忘儻不以爲不肖有所
策遣教督以才力之所不及幸甚幸甚

徐家疇邑侯張潛拜頰宮奇石序

鹿城馬鞍山陰產玲瓏奇石色白多竅峯巒嵌空極天鑲
神鏤之巧好事者晨夕以清泉刷之色愈明潔購供清玩
取艱而價昂山丁往往居奇嗣因恐傷山脈立碑永禁開

鑿而石之玲瓏者益不易得然其大者僅盈數尺小者特如拳耳若夫穹隆脊立狀若飛來峯亦玲瓏多竅者則半繭園所存玉山艸堂寒翠石外莫著於頰宮之元雲元雲石者太湖產也爲宋衛文節石浦西園故物園廢而元知州費君克明移置頰宮迄今五百餘年仕商來遊者每憑弔欷歔低徊不能去邑侯張公蒞政茲邑當被兵後土瘠民貧習俗不免頹靡公慨然以振興人才爲己任採訪忠孝節烈恭謁先賢祠墓并搜求遺集欲鈔版以廣其傳復立文社以課俊秀設義學以訓童蒙不數月而善政略舉時適重葺文廟公往督察見元雲而異之不禁傾倒下拜爰令工繪事者繪爲圖而徵詩文記其事昔元博士丹邱

柯君敬仲見寒翠石再拜而去御史白野達公兼善旣隸寒翠二字褒之又篆拜石二字顧君仲瑛作拜石壇記至今傳爲美談若公之於茲石或效米南宮知無爲軍故事似無關於風化而不知物之有廉隅而能強立者莫如石公愛石之奇特至折節以拜之則凡人之奇特如此石者公亦將致敬盡禮可想已然則公之拜石默寓揚勵之微權俾頑夫廉懦夫立而有志之士庶幾廉隅自礪強立不反也則謂化民成俗之道於拜石乎寓之亦無不可爰序其事而系以銘曰

西園奇石具區所生震川得一國公以名甲乙品題此爲第二幸存頰宮形質詭異作歌者沈詞卓意超陳銘

張跋歸書亦豪石浦風微安亭宅廢惟德與功千秋口
逮胡今士習刑方爲員卓然樹立獨此元雲明倫有堂
兵燹遺址劫歷冰霜孤峯永峙膠庠重構公往巡工斯
石忽覩傾心鞠躬我鄉先哲惟公酌之我鄉蒙土惟公
誨之忠孝義烈公爲揚之文章經術公爲彰之人謂拜
石夙好所啟我謂拜石微意所存易繫介如詩歌爲錯
石兮石兮可以勵俗於焉繪圖於焉徵辭斯卽廉石人
其寶之

徐家疇答葉涵溪問崑新忠烈事實書

廿三日接奉手諭及敝邑昭忠錄一卷承詢殉難諸公事
實向所報者十餘名皆係真知灼見錄中所載俱非經手
之人未能詳悉然如金汝杰慶嵩喬梓眾口同聲從容就
義足爲庠序生色又如吳省三以下諸人匹夫慕義何處
不勉或糾眾拒賊以被殺或挺身罵賊以舍生凡在受污
偷活者自當聞之顏厚其他諸傳間有與昔日所聞參差
不符未免稍有捏飾竊思捏飾之弊不獨敝邑爲然且不
獨此事爲然方今習俗私愛私憎久矣疇嘗昌言於眾以
爲此事非細苟所報不實欺天欺君欺親欺心一舉而
四欺備焉乃人則以爲善善從長何必深究不以所言爲
迂卽以所言爲刻自此遂不敢與聞將從眾耶恐非君子
之愛人以德將違眾耶又不免招忌而叢怨故以得立身
事外爲幸 國家採訪忠烈春秋崇祀盛典也而若輩捏

報入冊者以爲如此可以榮歿者而不知適以誣歿者非但於令甲之意悖適以啟人覬覦僥倖之心甚非朝廷勸善褒忠之旨也閣下品學兼優久爲士林所矜式大憲延入忠義局爲立傳以表彰之俾之流芳百世誠恐濫收或招物議此亦慎重大典不輕立言之至意鄙意以爲凡屬衆口同聲及來報之人可信者爲之立傳餘則但書其姓氏蓋所報之事實不必皆可據也如是則控飾之弊庶幾鮮矣既承下詢芻蕘不敢不竭其胸臆伏祈恕其愚直以垂教而裁度焉幸甚幸甚家疇頓首啟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四十八終

